

說郛卷第十九

打馬圖經 一

宋李氏清照

號易安居士

惠卽通道卽無所不達專卽精精卽無所不妙故庖丁之解牛郢人之運斤師曠之聽離婁之視大至于堯舜之仁桀紂之惡小至于擲豆起蠅巾角拂棋皆臻至理者何妙而已後世之人不惟學聖人之道不到聖處雖嬉戲之事亦得其依稀彷彿而遂止者多矣博者無他爭先術耳故專者能之予性喜博凡所謂博者皆耽之晝夜每忘寢食但平生隨多寡未嘗不進者何精而已自南渡來流離遷徙盡散博具故罕爲之然實未嘗忘于胸中也今年冬十月朔聞淮上警報江浙之人自東走西從南走北居山林者謀入城市居城市者謀入山林旁午絡繹莫卜所之易安居士亦自臨安泝流涉岩灘之險抵金華卜居陳氏第乍釋舟楫而見軒窗

意頗適然更長燭明奈此良夜何于是乎博奕之事講矣且長行
葉子博塞彈棋近世無傳者打碣大小猪窩挨鬼胡畫數倉賭快
之類皆鄙俚不經見藏弦搏菹雙蹙融近漸廢絕選仙加減插關
太質魯任命無所施人智巧大小象戲奕棋又惟可容二人獨采
選打馬特爲關防雅戲嘗恨采選叢繁勞于檢閱故能通者少難
遇勅敵打馬簡要而苦無文采按打馬世有二種一種一將十馬
者謂之關西馬一種無將二十馬者謂之依經馬流行既久各有
圖經凡例可考行移賞罰互有同異又宣和間人取二種馬參櫟
加減大約交加僥倖古意盡矣所謂宣和馬者是也予獨愛依經
馬因取其賞罰互度每事作數語隨事附見使兒輩圖之不獨施
之博徒實足貽諸好事使千萬世後知命辭打馬始自易安居士
也紹興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易安室序

打馬賦

歲令云徂虛或可呼千金一擲百萬十都尊俎具陳已行揖讓之
禮主賓既醉不有博奕者乎打馬爰興擣菹遂廢質博奕之上流
乃閨房之雅戲齊驅驥疑穆王萬里之行間列玄黃類楊氏五
家之隊珊珊佩響方驚玉蹬之敲落落星羅忽見連錢之碎若乃
吳江楓冷胡山葉飛玉門關閉沙苑草肥臨波不渡似惜障泥或
出入用奇有類昆陽之戰或優游仗義正如涿鹿之師或問望久
高脫復庾郎之失或聲名素昧便同癡叔之奇亦有緩緩而歸昂
昂而出鳥道驚馳蟻封安步崎嶇峻坂未遇王良跼促鹽車難逢
造父且夫丘陵云遠白雲在天心存戀豆志在着鞭止蹄黃葉同
異金錢用五十六采之間行九十一路之內明以賞罰覈以殿最
運指麾于方寸之中決勝負于幾微之外且好勝者人之常情小
藝者士之末技說梅止渴稍蘇奔競之心畫餅充飢少謝騰驤之
志將圖實效故臨難而不回欲報厚恩故知機而先退或銜枚緩

小浮圖。小娘子。

雜色

赤牛。黑牛。驢嘴。角梭。大開門。
正臺。筆架頭。暮宿。大鎗。
阜鶴。野雞頂。八五。花羊。
角兒。條巾。赤十二。腰曲縷。飽
饑兒。紅鶴。九一。小鎗。急火鑽
胡十。蛾眉。夾十。平頭。撥
九。拐九。妹九。夾九。丁九。
雁八。撮八。拐八。大肚。夾八。
白七。川七。夾七。拐七。火筒兒。
小嘴。葫蘆頭。

鋪盆例

凡置局二人至五人鈞聚錢置盆中臨時商量多寡從衆然不過四五人數多則本采交錯多致喧鬧

既先設席豈憚攫金便請著鞭謹令編埒罪而必罰已從約法之三章賞必有功勿效遠牀之大叫凡不從衆議誼鬧者罰十帖入盆

本采例用骰子三隻

凡第一擲謂之本采如擲賞罰色卽不得認作本采

例飛龍院其本采方許通知造輪是與本

采十三大給之類皆旁本采

公車射策之初記其甲乙神武挂冠之日定彼去留汝其有始有終我則無偏無黨

下馬例

凡馬二十疋用犀象刻成或鑄銅爲之如大錢樣刻其文爲馬文各以馬名別之之知驛驛或只用錢各以錢文爲別仍雜采染其文用須

堂二當三錢以

堂印

四蓮花下八疋 紫八帖 如十二本 采更下二疋

碧油

肥六蓮花下六 疋 紫六帖

桃花重五

五蓮花下 五疋 紫五

帖如十本 采更下二疋

雁行兒

三蓮花下四疋 紫四帖 如九本 采更下二疋

拍板兒

二蓮花下四疋 紫四帖 如八本 采更下二疋

滿盆星

深

花下四疋 紫四帖

真本采

下三疋 紫三帖

傍本采

下二疋 紫二帖

承人真撞

謂下次體手用上次體 色無真撞下三疋 紫三帖

自擲賞色

靴襪銀十撮 十疋 紫十帖 各下二疋 紫二帖

別人擲自家傍本采傍撞

各下二疋 紫二帖

上次擲罰采

小銀子小浮圖各 下二疋 紫二帖

餘散采

下二疋

夫勞多者賞必厚施重者報必深或再見而取十官或一門而

列三戟又昔人君每有賜臣下必先以乘馬焉秦繆公悔赦孟

明解左驂而贈之是也豐功重賜爾自取之予何厚薄焉

凡下次 人未下

行馬例

凡馬局十一窩遇入窩而必賞既能據險一以當十便不得賞一

擲

後來者馬 多亦不許行

九陽數也故數九而立窩窩險塗也放于窩而必賞既能據險

一以當千便可成功寡能敵衆請回後騎必避先登

凡疊成十馬方許過函谷關十馬先過然後餘馬隨多少得過自

至函谷關則少馬不許踰別人多馬

如前接有多馬不許行快多馬
移動方許行馬數同即許行

行百里者半九十汝其知乎方茲萬勒爭先千羈競騖得其中

道止以半途如能疊騎先馳方許後來繼進既施薄効須稍旌

甄可倒半盆

凡疊足二十馬到飛龍院散采不得行直待自擲真本采堂印碧

油桃花重五雁行兒拍板兒滿盆星諸賞采等及別人擲自家真

本采上次擲罰采方許過

萬馬無聲恐是銜枚之後千蹄不動疑乎立仗之時如能翠幘

張油黃扉啓印雁歸沙漠花發武陵歌筵之小板初齊天際之

流星暫聚或受彼罰或旌已勞或當謝事之時復遇出身之數

語曰鄰之薄家之厚也以此始者以此終乎皆得成功俱無後

悔

打馬例

凡多馬遇少馬點數相及卽打去馬馬數同亦許去任便再下

衆寡不敵其誰可當成敗有時夫復何恨或往而旋反有同虞國之留或去亦無傷有類塞翁之失欲雪孟明三敗之恥好求曹劌一旦之功其勉後圖我不汝棄

凡打去人全垛馬

謂二十
一作一
者

倒半盆被打人出局如願再下者亦許

趙幟皆張楚歌盡起取功定霸一舉而成方西鄰責言豈可螳封共處旣南風不競固難金埒同居便請着鞭不須戀廐

被打去全馬人願再下

虧于一簣敗此垂成久伏鹽車方登峻坂豈期一蹶遂失長途恨羣馬之皆空忿前功之盡棄但素蒙翦拂不棄駑駘願守門闌再從驅策遡風驥首已傷去日之障泥戀主銜恩更待明年

之春草

倒行例

凡遇打馬遇疊馬遇入窩許倒行

唯敵是求唯險是據後騎欲來前馬反顧既將有爲退亦何害語不云乎日莫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也

入夾例

凡遇飛龍院下三路謂之夾散采不許行遇諸夾采方許行

謂如六六么行

一路么么六行六路疊花亦各算夾采如碧油行六路滿盆星行一路之類夾六類滿矣

昔晉襄公以二陵而勝者李亞子以夾寨而興者禍福倚伏其何可知汝其勉之當取大捷

落塹例

凡尙乘局下一路謂之塹不行不打雖後有馬到亦同落塹謂之同處患難直待自擲之渾花賞采真本采傍本采別人擲自家真

本采傍本采上次擲罰采下次擲真撞方許依元初下馬之數飛
出飛盡爲倒盆每飛一疋賞一帖

凜凜臨危正欲騰驤而去駸駸遇伏忽驚奔塹之投項羽之騷
兮悲不逝元德之騎兮出如飛既勝以奇當旌其異請同凡例
亦倒全盆

倒盆例

凡十馬先到函谷關倒半盆在勝人打出別人全馬倒半盆全馬先

至尙乘局爲細滿倒倍盆在勝人過尙乘局爲麓滿倒一盆落塹馬

飛盡同麓滿倒一盆

瑤池宴罷騏驥皆歸大宛凱旋龍媒並入已窮長路安用揮鞭

未賜弊幃尤宜報主驥雖伏櫪萬里之志長存國正求賢千金

之骨不棄定收老馬欲取奇駒既已解驂請拜三年之賜如關

再戰願成他日之功

賞帖例

凡謂之賞帖者臨期商量用錢爲一帖

不過五錢多則重復難供

自擲之渾花賞采

真傍本采各隨下馬疋數

如下十疋賞十帖
下一疋賞一帖

在局人皆供別人擲人真

傍本采隨手真傍真撞上次罰采各隨下馬疋數犯事人供凡打

得一馬賞一帖被打人供落塹飛出馬一疋賞一帖在局人皆供

賞擲例

凡自擲諸渾花諸賞采真傍本采打得馬疊得馬飛馬皆賞一擲

別人擲自家真傍本采上次擲罰采皆賞一擲

遂昌山樵雜錄

一卷

元鄭元祐

字明

禮遇儒士 高昌廉公諱希貢字端父由按察僉事累任廉使後以薊國公致仕公嘗出其兄平章公諱希憲像面白皙如滿月冠巾圓領袍手執孟子公嘗言先兄禮賢下士如不及方爲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見先兄毅然至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

縑縷冠衣袖詩請見先兄丞延入坐語稽經紬史飲食勞苦加平生
權既罷某等兄弟請于先兄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薄之宋諸
生寒士也而兄加禮遇殊厚某等不能無疑敢問公曰是非汝輩
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重輕劉整官雖尊賣其國以
叛君者若夫宋諸生所謂朝不坐燕不與彼何罪而羈囚之况今
國家起朔漠我于斯文不加厚則儒術由此衰熄矣公之卓識有
若此哉

鄧山房 宋道士鄧山房先生者綿州人也諱道樞以齋科精嚴
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
謫軍令狀使無泄后謂昨夜夢齊王大怒以爲吾且將兵由獨松
關滅汝社稷后特旨令鄧于南高峰頂爲膽心章哀告上帝已而
黃頭先鋒斬關而入宋亡鄧構室吳下曰會道觀

探諜 余年三十時識一老僧于吳江洲渚上老僧台人也時已

年七十餘爲予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吳是日大寒天雨雪老僧者時爲承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住山老僧某令其覘兵勢且將自刎毋汗他人手行童震慄遠望有以銀椅中坐者以手招行童行童莫敢前且令軍士趣召之將至戒以無恐既至召令前問住山某和尚安否西廊下某首座安否行童大驚且戒令先往首座房致意首座僧大驚而銀椅中坐者已至房作禮笑問曰首座如何忘卻耶某固昔時知命子寺前賣卜者也嘗宿上房踰半年已而偕至方丈拜主僧主僧錯愕漫不省扣之乃言曰我尤宣撫也今日尙何言卽命大鍋煮粥啖兵人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令寺行童以吳語誦勝文曉諭百姓于此始知尤公探諜江南凡八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籙取驗于世祖云尤公久于江南探諜南士人品高下皆采之時江淮省改江浙省自維揚遷錢塘尤公因陞平章郡有天慶觀卽今玄妙觀杭高士楮雪巖先生諱師采自宋

以清苦節行聞一日尤公單騎從一童至天慶方丈觀主王管轄者尙不知爲平章尤公乃自言觀主大驚尤公曰我欲一拜褚高士耳觀主謂其人孤僻士宰相何所取而欲見之尤公意彌堅觀主扣房門高士方讀書聞扣戶問爲誰觀主以姓名對高士曰主首不游廊管轄何爲至此觀主以山門急切事語之乃啓戶觀主以平章見請高士拒之曰某自來不識時貴人而平章顧已拜于地意欲高士延坐其室卽鎖戶偕行廊廡間平章卑抑敬之愈甚至雲堂前語平章曰三年前有閩州王高士嘗欲留此某則非其人也因長揖竟出尤公顧瞻咨嗟曰是真一世之高士公每出見杭士女出遊仍故都遺風前後雜沓公必停輿或駐馬戒飭之曰汝輩尙瞽瞍睡邪今日非南朝矣勤儉力作尙慮不能供繇役而猶若是惰遊乎時三學諸生困甚公出必擁遏叫呼曰平章今日餓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貯中統小鈔探囊撮

予之公遂建言以學校養士從公始

溫日觀 宋僧溫日觀居葛嶺瑪瑙寺人但知其畫蒲萄不知其善書也今世所傳蒲萄多贗其真者枝葉鬚梗皆草書法也酷嗜酒楊總統以名酒啗之終不一濡唇見輒憤詈曰掘墳賊掘墳賊惟鮮于伯機父愛之溫時至其家袖瓜啗其大龜抱軒前支離叟或歌或哭每索湯浴鮮于公必躬爲進澡豆其法中所謂散聖者其人也

宋家法之嚴 宋巨璫李太尉者宋亡爲道士號梅溪元祐童時嘗侍其遊故內指點歷歷如在獨記其過葫蘆井揮涕曰是蓋宋時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宋家法之嚴如此它則童騃不能記憶也

激賞慈幼 宋京畿各郡門有激賞庫有慈幼局遇盜發郡守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子多輒厭之故不育乃許其抱至

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取于局歲侵子女多入慈幼局故道無拋棄子女信乎其恩澤之周也積雨雪亦有錢雖小惠無甚貧者亦此之由

三胡先生 金華三胡先生長誠仲次穆仲次汲仲汲仲石塘先生也最知名以崔中丞薦入見世祖顧問所答不稱旨出爲揚州路儒學教授繼除建昌陞台州臨海遷鹽場司丞簿死于杭州青蓮寺天台周本心時爲浙省掾率學徒私謚曰修道先生

王眉叟 杭人王月溪諱壽衍字眉叟少年爲道士便際遇晉邸後以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管領開元宮江浙首都事劉君諱致字時中海內名士也既卒貧無以葬王躬至其家弔哭周其遺孤舉其喪葬之德清縣與其壽穴相近春秋拜掃若師友然異教中若王者蓋可尙矣

鄭所南 閩人鄭所南先生諱思肖宋有國時其上世仕于吳宋

亡遂客吳下矢不與北人交接于朋友座間見語音異者輒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爲異若先生在周爲頑民在殷爲義士槩不易窺其涯涘矣

宋季高節 謝皋父先生諱翺自號晞髮處士讀書博學宋季以古文知名鄧中齋先生諱剡字光薦宋亡以義行著鄧牧心葉水心兩先生皆高節士宋亡深隱大滌山鄧先生于古文尤精覈不苟作承其學者杭人李道坦字坦之

馬判 今嘉議大夫吏部尙書致仕許昌馮公名夢弼字士啓其始仕由八蕃西南宣慰司吏繼辟掾湖廣省士啓嘗言其在八蕃時乘驛出嚮某所三商後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晚矣且馬判出江上不若毋行士啓漫不省卽選馬亟行行未三四十里忽烏喇赤者急下馬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窘士啓問之搖手意謂且死矣于是士啓亦下馬禱之曰某萬里遠客從吏

遠方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睹一物如小屋大
竟滾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烏刺赤烏刺赤曰是
之謂馬判問馬判何物搖手不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
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判來乎士啓問馬判驛吏乃言此馬蟻精
也遇之者輒爲其所啗齊諧志怪而略此于是乎書

孝感 常熟之支塘里民朱良吉母錢氏年六十餘延祐乙卯冬
其母病將殂良吉禱于天以刀剖胸割心肉一盪煮粥以飲母母
食粥病愈而良吉心坎痛臥不起隣人哀其孝且憂其死乃哀財
命願真觀道士馬碧潭者醮諸神明是日邑人俞浩齋聞而過其
家視良吉胸間瘡裂幾五寸氣騰出痛不能言俞爲納其心以桑
白皮綫縫之未及月再至其家則母子皆無恙矣俞述其事以垂
勸吳人宋翠寒者有詩以紀述之其小序曰夫孝爲百行宗人以
父母遺體而生乳哺鞠育教誨劬勞其恩號罔極然而剖心剖股

恐其傷生而或死也父母存而子死故有禁止之令焉觀今世降俗薄悖逆其父母者視良吉何如哉如良吉者自當旌異爲教勸而有司曾莫省原其一念之純剖心之際動天地感鬼神固不待賞之于有司而天地神明固已陰錄其孝矣太上感應篇所謂若人者人敬之天祐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衛之今日爲世上人他日爲地下主進補仙階若良吉者有焉故爲顯白其孝以爲人子之勸省云

御史爲人捶 中奉大夫西臺侍御曹南馮公諱翼字君輔爲中臺監察御史時嘗與一蒙古御史並馬行蒙古馬肥健嘗先一箭行馮馬老瘦策莫前道遇一醉達達見馮馬羸衣笠弊用策捶馮三四鞭前行御史亟呼曰監察御史爲人捶憲度墜矣亟捕捶者毋貸馮舉手謝曰無是醉達躍馬去前御史至察院語同僚曰馮御史道爲人所捶我命補之而馮曾不卹惡有是耶語竟馮至同

僚迎謂曰何故馮謝以無有前行御史怒曰如此則是我妄言馮因起立語衆人曰某本疎遠下僚朝廷不以其無似擢置言路已二十日矣天下大事未有小建明而先與醉人競曲直諸同僚曰雖此有言我輩得預聞也馮笑而不答已而成廟陪京駕下公朝服拜道左進疏十事皆天下大事云

湖山之勝 錢唐西湖舊多行樂處西太乙宮四聖觀皆在孤山宋雖遷僧寺建宮觀于其上而太乙泉寺喜鵲寺皆遷北山亦各擅山水之勝西太乙成後西出斷橋夾蘇公隄皆植花柳而時時有小亭館可憇息若天宮之□景福之門迎真之館黃庭之殿結構之巧丹雘之麗真擅蓬萊道山之勝四聖觀雖建予高宗朝其規制相去遠矣予童時尙記孤山之陰一山亭在高阜上曰歲寒繚亭皆古梅亭下臨水曰挹翠閣上下皆拱斗砌成極爲宏麗蓋盧童兩瑤以內府錢建西太乙宮又能以其餘費建兩閣亦可謂

能事楊璉真珈既奪爲僧窟今皆無有一存荒榛滿目可勝嘆哉
紀遊 錢唐門西出石函橋河西僧三寶者壘石與磚爲西番塔
舊無有也今四五十年矣想塔未必能如舊也塔南卽宋放生池
舊碑磨去高文虎誤用事所謂夏王道傳語商王這鳥獸魚鼈元
來是你西去卽保叔塔山脚下有大石世傳秦始皇纜舡石喻彌
陀勸人修西方淨業畫丈餘彌陀遇填頭行刑日彌陀張大像誦
佛號其用心勤矣至鑿纜舡石爲大佛頭耳竅可坐七人其大可
知東臨湖白雲宗寺西則水月園由山而上則相嚴寺寺西石磴
直上則保叔塔也下則多寶寺寺西宋詩人孫花翁墓也墓西嘉
澤廟祀西湖龍王蘇文忠公題和靖處士像結語謂不能配食水
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祠西小寺忘其名稍西復陟巖窟運使解
宇在焉後創爲善住閣其間有山中四時小窗橫幅安樂窩之類
其結構皆明敞可喜稍西爲壽星寺寺有寒碧軒蘇文忠題詩尙

在寺稍東陟磴而上爲江湖偉觀文忠公所謂一舸鷗夷江海去
尙餘君子六千人予嘗與張貞居欲登偉觀則磴道壞不復有其
處矣寺西則瑪瑙寺寺南養樂園園中花卉湖石杉檜尙存臨湖
飛樓雄麗賈相養其母夫人車舡自其第茶頃便至園園有悅生
堂前亭亭今歸吳中周僉省園北出稍西復登巘則玉清宮也宮
北戶直上爲初陽臺臺有亭倚亭而望盡得西湖之勝復有屋數
間祠葛仙翁宮西爲竹閣寺爲六一泉寺爲圓明寺寺西則棲霞
嶺嶺下爲岳王墳墳南臨湖爲褒忠寺寺爲其孫毀今遷寺忠烈
廟後岳墳西則沖虛宮宋寧宗老宮人爲女冠所建也宮西爲耿
家步予先人舊居與宮正相對今屢易主矣由耿家步而西爲東
山巷巷有女冠神仙宮火後僅彷彿耳內附後僧建靜勝寺殊宏
壯

謙抑 宛丘趙天錫諱裕官至財賦總管時公委至吳吳固公辟

據處因訪其鄰戒其僕曰汝至人家須鞠躬屏氣叩問人人有問汝但曰前路吏趙天錫慎毋曰趙總管趙總管云視自眩顯重者有間矣

忘懷錄 三卷

宋沈括 字存中

安車 安車車輪不欲高高則搖車身長六尺可以臥也其廣合轍輞以蒲索纏之索如錢大可也車上設四柱蓋密簞爲之紙糊黑漆勿加梭梭重又蔽眼害于觀眺廂高尺四寸設茵薦之外可以穩睡爲法車後爲門前設扶板加于廂上在前可憑在後可以臨時移徙以鐵距子簪于兩廂之上板可闊尺餘令可容書策及肴尊之類下以板彌之臥則障風近後爲窾戶以備仄臥觀山也車後施油幘幘兩頭施軸如畫幘軸大如指有雨則展之傅于前柱欲障日障風則半展或偏展一邊臨時以鐵距子簪于車蓋梁及廂下無用則卷之立于車後車前爲納陛令可垂足而坐要臥

則以板梁之令平琴書酒榼扇帽之類挂車攜蓋間車後皆可也
遊山具 遊山客不可多多則應接人事勞頓有妨靜賞兼僕衆
所至擾人今爲三人具諸應用物共爲兩肩二人荷之操几杖持
蓋雜使三人便足矣兼輿者未預客有所攜則照裁損無浪重複
惟輕簡爲便器皿皆木漆輕而遠道惟酒盃或可用銀錢一二千
使人腰之操几杖者可兼也

行具二肩

甲肩 左衣篋一

衣 被 枕 盥漱具 手巾 足布 藥 湯 梳

右食匱一

竹爲之二鬲并底蓋爲四食盤子三每盤果子櫟十矮酒榼一可
容數升以備沽酒匏一杯三漆筒合子貯脯脩乾果嘉蔬各數品
餅餌少許以備飲食不時應猝唯三食盤相重爲一鬲其餘分任

之暑月果脩合皆不須攜

乙肩 竹鬲二下爲櫃上爲虛鬲

左鬲上層書箱一 紙 筆 墨 硯 剪刀 韻略 雜書冊

櫃中食碗碟各六七箸各四生果數物削果刀子

右鬲上層琴一竹匣貯之 摺疊棋局一櫃中棋子茶二三品臘

茶卽碾熟者盞托各三

五盞七等

附帶雜物

小斧子 斫刀 刷藥鋤子 臘燭二 拄杖 泥靴 雨衣

繖笠 食銚 虎子 急須子 油筒

欵床 如今之倚床但兩向施檔齊高令曲尺上平

備家亦有偏脚亦有灰檔然高

爲玄倚 若皆倚左檔可几臂

几倚右檔則左可几臂左右互倚

令人不倦仍可左右躡足

或枕檔角欵眠無不便適其度座高二尺足高一尺八寸檔高一

尺五寸

從地至檣共高三尺三寸

木製藤紉或竹爲之

尺寸隨人所便增損

醉牀 爲牀長七尺廣三尺高一尺八寸自半以上別爲子面款

大林中間子而廣二尺五寸長三尺皆木製韋綜之

韋綜欲遊欲
或人身不端

韋

下虛二寸牀底以板彌之勿令通風子面款下與大林平一頭施

轉軸

當大林
中間

子而底設一拐撐分爲五刻子面首柱一枕若欲危坐

卽撐起令子面直上便可靠背以枕承腦欲稍偃則退一刻盡五刻卽與大牀平矣凡飲酒不宜便臥當倚牀而坐稍倦則稍偃之困卽放平而臥使一童移撐高下如意不須移身可以盡四體之適大牀兩緣有二尺餘前後鑿二窳孔爲直几二其下爲筓欲倚手則款几于窳孔中

觀雪菴 菴長九尺闊八尺高六尺以輕木爲格紙糊之三而如

枕屏風上以一格覆之面前施夾幔中間可容小坐牀四具不妨

設火及飲具隨處移行背風展之迴地卽就雪中卓之比之氈帳

輕而門闊不礙瞻眺施之別用皆可不獨觀雪也

湯鎗 溫酒爲鐵銅鎗深三寸平底可貯二寸湯以酒杯排湯中酒溫卽取飲冬時擁爐靜話免使童僕紛紛殊益幽致

藥井 道院中擇好山地鑿一井須至深而狹小勿令大大卽費藥江南浙東以至遠方山澗中多紫白石英洞中多鍾乳孔公孽殷孽可令採掇各一二石搗如豆粒雜投井中磁石亦好雲母廬山尤多欲用之須揀成塊者勿擊碎皆完用之仍須先下雲母乃以衆石蓋其上深數尺蓋防雲母屑入水中飲之有害故也每日汲水飲或供湯茶釀酒作羹飲皆用之久極益人唐李文勝家藥井仍用硃沙硫黃金紀玉如此尤好但山中不可致耳其井須極深深則容藥多多則力盛而堪久乃此井難浚須要一鑿便深乃可久用井上設楹常扁鏤之恐蟲鼠墜其間或爲庸人孺子所斃

芸草 古人藏書謂之芸香是也採置書帙中卽去蠹置席下去蚤蟲栽園庭間香聞數十步極可愛葉類豌豆作小叢生秋間葉

上微白粉汗南人謂之七里香江南極多大率香艸多只是花過則已縱有葉香者須采掇嗅之方香此艸遠在數十步外此間已香自春至秋不歇絕可翫也

因話錄 十卷

宋曾三異

字無疑號雲鵬新登人

柘枝 舞柘枝本出柘拔氏之國流傳誤爲柘枝也以其字相近耳

燃梢子 鼗鼓古樂也今不言播鼗而曰燃梢子世俗之陋也又如擊鼓云超舞云紐縮之類甚多

散樂路歧人 散樂出周禮註云野人之能樂舞者今乃謂之路歧人此皆市井之談入士大夫之口而當文之豈可習爲鄙俚

簫箏 古簫都下所謂排簫是也今言簫管而管乃別器箏秦樂也乃琴之流古瑟五十絃自黃帝令素女鼓瑟帝悲不止破之自後瑟止二十五絃秦人得古瑟兄弟爭之又破爲二箏之名自此

始今之制十三弦而古制亦有十二弦者謂之秦箏世俗有樂器而小用七弦名軋箏今乃謂之箏如是則簫管以二物爲一名箏箏以一名爲二物矣或云蒙恬分瑟爲兩則恐無爭之義

交椅

交椅謂之繩牀夷狄所制歐公不御

易玄子曰倚字正當如此寫

比疏 古者尙沐浴故治髮之具櫛而已玉藻曰沐稷而櫛梁櫛用櫛櫛髮晞用象櫛如此而已然櫛已有比之義詩云其比如櫛箋謂相迫近也至漢書所言比疏則視櫛櫛爲加密矣然猶非今之比疏也註以爲辨髮之飾則今女子首飾所著金翠珍異之流耳後世憚數沐而櫛用竹以爲去垢之具則與所言比疏名雖同而實又異也

虎子 虎子即溺器也出漢書周禮王府掌王之燕衣褻器註謂清器虎子之屬今俗語云廁馬皆取四足若清器爲旋盆則虎子廁馬之類也

白衣送酒 陶元亮九日把菊王弘送酒本傳無白衣人字白衣字出續晉陽秋云陶潛重陽日無酒坐菊花中見白衣人擔酒至乃王弘送酒也不在本傳中

權貨 權貨非揚權之義權獨木橋也乃專利而不許他往之義李侍郎壽翁有奏劄載此說本義乃出漢書昭宗紀註

饅頭 食品饅頭本是蜀饌世傳以爲諸葛亮征南時其俗以人首祀神孔明欲止其殺教以肉麪二物像人頭而爲之流傳作饅字不知當時音義如何適以欺瞞之瞞同音孔明與馬謖謀征南有攻心心戰之說故聽孟獲熟視營陣七縱而七擒之豈于事物間有欺瞞之舉特世俗釋之如此耳

貉袖 近歲衣制有一種如旋襖長不過腰兩袖僅掩肘以最厚之帛爲之仍用夾裏或其中用絨者以紫皂綠之名曰貉袖聞之起于御馬院圍人短前後襟者坐鞍上不妨脫著短袖者以其便

于控馭耳古人所謂狐貉之厚以居褻裘長短右袂制皆不如此
今以所謂貉袖者襲于衣上男女皆然三代衣冠亂常至于伏誅
今士大夫亦服此而不知怪

史評 唐子西云左傳不亂道却好班史不亂道却不好史記敢
亂道却好唐書不敢亂道却不好思之其書好與不好姑未論若
言其不敢亂道與敢亂道則切中矣

山君海王 世言泰山府君海龍王之類鄙俗不可入文字東坡
作明州僧寺御書樓銘有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
藏豈惟融化語奇亦見百神受職意甚高也

師 人之五倫朋友預焉而不言師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是師寓
于朋友中矣然有曰君師有曰父師是君父皆有師道也人之常
尊曰君曰父曰師三者而已記曰師無當于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以此推之君之于臣父之于子力有所不及處賴師之教爾故師

之德配君父

絕藝 蔣大防母夫人云少日隨親謁泰山東岳天下之精藝畢集人有紙一百番鑿爲錢運鑿如飛既畢舉之其下一番未嘗有鑿痕其上九十九番則紙錢也又一庖人令一人袒背俯偻于地以其背爲刀几取肉二斤許運刀細縷之撤肉而拭其背無絲毫之傷列子載鴻超怒其妻引弓射而怖之矢注眸子而眶不眦公子牟曰此乃盡矢之藝也以前二事較之乃盡刀鑿之勢古者鴻超之射神妙誠有之非列子寓言也

又 都下賣錫者作一圓盤可三尺許其上畫禽魚器物之狀數百枚長不過半寸闊如小指甚小者只如兩豆許禽之有足鞋之有帶弓之有弦纖悉瑣細大略皆如此類以針作箭而別以五色之羽旋其盤買者投一錢取箭射之中者得錫數箭並下其盤方旋而未止賣錫者唱曰白中某赤中某餘不中逮旋止盤定視之

無差賣錫者乃自取箭再旋盤射之以酬之昔中禽之足者不使中禽之翼昔中弓之弦者不使中弓之稍毫釐比昔中者無差焉紀昌視蝨三年大如車輪能射而中之蓋此類也然懸蝨者乃定而視之此却是旋動亦能見而中之未知定者易而動者難邪是或一道也

聲 聲者氣之精華也一紙之隔而氣不能達墻垣之間聲可得聞聲之感通者甚神故詩能動天地感鬼神樂能治神人和上下皆主其有聲也

古畫有據 予家舊畫楊妃上馬圖乃明皇幸驪山時故事侍御之人無他仗衛但有兩瑞各挾彈前導意其燕遊戲具非有謂也後乃聞乘輿燕游前以擊彈代鳴鞘大抵古畫有據而不苟用器制度固有不能言傳因畫乃見者

論史法 前輩云有三人論史法偶有馬走過踏殺一狗云當作

如何書甲云馬逸有犬死于其下乙云有犬死于奔馬之下丙云有奔馬踐斃一犬文省而意盡丙爲得法

龍戶 昌黎廣州詩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馬人乃馬援所留人種也若龍戶往往以爲蜃戶而無明文近聞廣人云有一種蘆淳人在海岸石窟中居止初無定處三四口共一小舟能沒入水數丈過半日乃浮出形骸飲食衣服非人也能食生魚兼取蜆蛤海物從舡人易少米及舊衣以蔽體風浪作卽扛挽舡置岸上而身居水中無風浪則居舡中只有三姓曰杜曰伍曰陳相爲婚姻意此乃龍戶之類

雄狐牝雞 周丞相與客閒步園中玩羣鶴問曰此牝鶴耶牡鶴耶客從旁曰獸爲牝牡禽爲雌雄丞相曰雄狐綏綏狐非獸乎牝雞司晨雞非禽乎客不能對雖然牝牡字从牛雌雄字从隹乃禽獸之別也自雄狐牝雞之外經史亦不多見

子午針 地螺或有子午正針或用子正丙午間縱針天地南北之正當用子午或謂今江南地偏難用子午之正故以丙午參之古者測日景于洛陽以其天地之中正也然又于其外縣陽城之地地少偏則難正用亦自有理

伏蠟 僧家所謂伏蠟者謂削髮之後卽受戒若戒斷酒色等若干件每歲禁足結夏自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終西方之教結夏之時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爲其人解夏之後以蠟人爲驗輕重無差卽爲念定而無忘想其忘想者氣血耗散必輕于蠟人矣湯朝美作本然僧塔銘寫作伏臘之臘蓋未詳此義也

姓名 舜姓姚二妃姓媯夏姓姁商姓子周姓姬秦姓嬴尙書釐降二女子媯汭因地得姓因姓爲婦人之稱左傳有戴媯有息媯詩有大姁有必宋之子王姬驪姬文嬴穆嬴之類是也漢以後婦人如呂后名雉蔡邕之女名琰以名著者甚多孔子之母名徵在

專以名言昏禮有所謂問名公羊傳有婦人許嫁字而笄之不知名與字之義如男子乎亦止類今世大小一二之別乎若後世以姬姜爲婦人之通稱則失之矣惟娣姒之姒却不因姓堯之女娥皇女英契之母簡狄秦穆公之女簡璧后稷之母姜嫄又不知此類乃其稱號耶乃其名耶

節史 節史書先立定意欲爲乃可去取如欲知治亂則取諸君臣賢否刑政升降之間如欲知制度則取諸典章文物因革損益之事如欲知文法則取言辭摹寫融液刪潤之處大抵一史須三數次節也陸務觀爲言如此

孝經序語 孝經序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趙吉水希勉嘗與予言聞之長者二語出孝經通緯

家宅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曰官家國家家字本甚重而又以爲上下之通稱今世達官稱府稱宅下焉則稱家書謂五流

有宅則宅字反不若家字矣

祭文 歐陽文忠公奉母喪過邢郡郡守屬一同官作祭文再三戒之留意其人唯唯文忠來已逼其郡守索文觀不一再三索之對以但候其至郡守甚疑比至出文令書寫云孟軻之賢母之賢也夫人有子如孟軻夫復何憾文忠公大喜之

避秦 雲水人以小竹揉之下爲方蠶上爲方蓋蠶之中置衣食之屬蓋之下藏藥物之屬負之于背以行名曰避秦此二字班馬書皆載于四皓事處器物因事以名其源流有如此

馬門 舟之設屋開門而入者其門謂之馬門必先闖首而後能入因其字義析而稱之也鄭山父云嘗見人舉似在小說中若無他義此說雖遷就似亦得之矣

侍父發書 張安國守撫州時年未五十其父總得老人在官一日老人在齋中索紙筆發書有兩吏人來聲喏拱立總得問爲誰

對云書表司適聞運使發書來祇應總得遣而去之却呼安國來
曰撫州書表司是伏事汝我如何使汝當伏事我發書安國侍立
候總得修書封題遣發乃退

三角亭詩 余子清之祖仁廟時因作三角亭詩知名召爲御史
不拜人問其故曰壞心術予在朝曾見朝列云言官退無所爲不
相識者又多不知其事但把相識人逐个思過所謂壞人心術者
誠有之矣三角亭詩云夜缺一簷雨春無四而花缺一則安知其
非二無四則見其止于三昌黎送窮形容五字云非三非四滿七
除二以兩句形容五字然則此詩先當以一句言二數則形容親
切

西皮 糝器稱西皮者世人誤以爲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馬韉
自黑而丹自丹而黃時復改爲五色相疊馬鐙磨擦有凹處粲然
成文遂以糝器做爲之

蓴羹 千里蓴羹未下鹽豉世多以淡煮蓴羹未用鹽與豉相調
和非也蓋未字誤書爲未未下乃地名千里亦地名此二處產此
二物耳其地今屬平江郡

岳武穆獄案 岳武穆獄案今在莆陽陳魯公家始者無獄辭也
但大書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字最罪案乃是細書與前筆跡不
同不知後來如何黏成一卷也鄭棐之姪親見之

康節知數 邵康節先生至京師士大夫多謁之請問休咎有一
人獨問國家運數先生喜曰他人所問皆爲己事子獨能上念國
家再三稱嘆之曰予某日歸子可于其日相候至期其人往候先
生與敘別就肩輿取緘封文字一卷授之曰毋卽觀候至家發之
視畢焚之其人奉教歸而發視則五代史晉出帝紀也

殤神 九歌國殤非關雲長輩不足以當之所謂生爲人傑死爲
鬼雄也江鄉淫祠有馬陂大王爲盜者多祀之亦能出爲靈響俗

呼爲殤神必是小人死鬪忿怒之氣不泯而爲厲者也老母言年十六七時避盜山間一民家與其婦女處于屋後小室間坐忽覺簷間有聲如蝙蝠蝠者老母先聞之而其家婦女未聞也有頃聲稍疾大其婦倉皇出門仰視之叩齒而言曰待去呼丈夫漢歸老母亦隨之到門外仰視但彷彿見空中有黑影如胡蝶狀散去問婦女何故如此應曰神道心亦不知爲異數日後盜息歸家以告長上方知其家亦祀此神非良民也殆自投虎口矣俚俗傳之其聲作于前則吉而勝作于後則凶而負楚俗有此蒞官者當知之

璽寶印

璽寶印三者名殊而用一許氏說文曰璽者印也周禮

掌節云門闕用璽節鄭氏云今之印章也職金吾揭而璽之鄭云璽者印也故應劭漢官儀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云固封璽左傳云襄公在楚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是也然劭乃不以周禮爲正豈遺忘耶秦始皇得玉于藍田丞相李斯書其文

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漢高祖入關子嬰封皇帝璽節降璽乃此也故漢書曰高祖入咸陽得秦璽乃卽天子位因服御其璽世世傳授號傳國璽及王莽篡位求璽于元后后投之于地璽上螭一角缺董卓焚洛陽徙都長安掌璽者以投于井孫堅軍城南見井中有光堅因取得之袁紹後逼堅妻取璽紹敗璽歸漢又傳魏至晉元帝南渡無玉璽北人皆云白版天子後石勒爲冉閔所滅閔得其璽閔敗晉穆帝永和八年鎮西將軍謝尙遣督護何融購得之相傳至于五代契丹滅晉出帝奉玉璽金印以降契丹謂璽非焉與前史所傳異命求其璽出帝曰從琦自焚玉璽不知所在疑焚之也本朝紹聖三年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獻之蹇序辰安惇等皆言此秦璽也漢以爲傳國寶自五代亡失乃下兩制定驗蔡京等奏以爲考之璽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受命于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晉璽也

出帝獻契丹

今云受命于

天既壽永昌其爲秦璽無疑此傳國璽之本末也然秦漢以來天子始名璽故許氏直以爲王者印漢舊儀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漢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豈非以高祖入關得爲傳國寶故璽之名遂增重耶舊儀又曰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凡六皇帝行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外國事天子之璽事天地鬼神漢書所謂璽者此也王莽遣將率易單于印單于白將率曰漢賜單于璽言璽不言章是則漢賜匈奴印亦通名璽矣唐武后改璽爲寶特此六璽之屬耳然章衡通載又謂開元六年改傳國璽又何也若曰傳國璽則秦璽乃是矣苟以爲唐璽則前有德昌是也傳至五代其名不易初何所改如曰卽前六璽則武后固改之矣豈後來人易爲璽至玄宗復改耶然後唐應順元年内批有御前新鑄

之印乃當時從珂自焚國寶散失倉卒刻鑄耳本朝雍熙三年改詔書天下合同三印皆爲寶則又書改爲印矣豈非承襲五代喪亡之後至是方釐正乎慶元六年重陽後五日在塗與兄弟論及旣歸因考訂始末寄宏正姪

十二辰 十二辰屬子午卯酉五行死處其屬體皆有虧鼠無膽兔無腎馬無胃雞無肺獨兔無腎者水死甚明餘三物頗配附不合耳

畜 晉人論禽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前輩人言惟家畜不知有父予嘗侍良齋先生舉此二說先生曰家畜者人亂之也南方畜牧人若不經意北方以畜產爲家費放駒游牝往往流傳有度洪忠宣公松漠紀聞云饋人以牛則以一牝九犝唐監牧之官稱職者見于史南渡無監牧之地只買西南之馬聞相隔二三百里經過數國不知其牧養之法如何然而少用駁馬今世所謂起雲臥

雲人方以爲奇大抵不知駿馬也蓋子交母而產者物理以此識之也世傳水草大王爲金日磾雖未必然自古服牛乘馬以致其用設爲官職漢唐之事甚著豈可如虎豹犀象驅而任之也

紙代人 紙錢起自唐時紙畫代人未知起于何時今世禱祀禳禱者用之刻板刻印染肖男女之形而無口北方之俗歲暮則人畫一枚于臘月二十四日夜佩之于身除夕焚之有謔詞云你自平生行短不公正欺物瞞心交年夜將燒毀猶自昧神明若還替得你可知好裏爭奈無憑我雖然無口肚裏清醒除非是間家大伯一時間批判昏沈痴呵臨時恐怕各自要安身

莫愁 周美成詞金陵懷古用莫愁字金陵石頭城非莫愁所在前輩指其誤予嘗守郢郡治西偏臨漢江上石崖峭壁可長數十丈兩端以城纜之流傳此爲石頭城莫愁名見古樂府意者是神漢江之西岸至今有莫愁村故謂艇子往來是也莫愁像有石本

衣冠甚古不知何時流傳郢中倡女常擇一人名以莫愁示存古意亦僭竇矣

床婆子 崔大雄在翰苑夜直玉堂忽有內降撰文字秉燭視之乃撰祭床婆子文恍然不知格式又無舊案底可據甚以爲窘忽思周丞相爲翰長來早有朝見使人邀過院中請問云亦有故事但如常式皇帝遣某人致祭于床婆子之神汝典司床簀云云然則床婆子名字與世俗同而不改也偶子舍舉子見葺媪舉此禮因記之

靈隱石 靈隱寺前石崖上有建隆二年己未歲云云字鑿石上予嘗用墨印染與倪正父言之正父云村人胡鑿蓋亦無處辨證也藝祖以庚申正月初四日受禪是年改元建隆錢唐之地尙屬吳越自有年號今乃有建隆己未殊不可曉

韓侂胄 韓侂胄封平原郡王而官至太師一時獻佞過稱師王

晚年伏誅錢伯通在政府奉御筆施行都下撰爲閒言曰釋伽佛中間坐胡漢神立兩旁文殊普賢自鬪象祖打殺獅王象祖乃伯通名也繆妄稱呼至是遂作精對亦可發後世一笑

甘澤謠 一卷記九事

唐袁 郊

尚書
郎中

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末家于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泛然江湖徧游烟水往往數歲不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疏脫不謀宦游有生之初通于八音命陶人爲璧潛記歲時敲取其聲不失其驗撰樂錄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自載一舟致賓一舟貯饌飲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閑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詣者係

方伯之爲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之士號爲水仙曾有親戚爲南海守因訪韶石遂往省焉郡守嘉其遠來贈錢百萬遣古劍長二尺許玉環徑四寸海舶崑崙奴名摩訶善游水而勇健遂悉以所得歸曰吾家之三寶也及廻棹下白芷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環劍令摩訶下取以爲戲笑也如此數歲因渡巢湖亦投環劍而令取之摩訶纔入獲環劍跳波而出焉曰爲毒蛇所嚙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靈爲怒乎犀燭下照果爲所讐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諭矣然某嘗慕謝康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間但狗所好莫知其他且棲于逆旅之中載于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游之權浪跡怡情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到襄陽山復老吳郡也行次西塞山泊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有怪物乃投環劍命摩訶汨沒波

際久而方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環劍不可取有龍高二丈許而環劍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環劍吾之三寶今者既亡環劍汝將安用必須爲我力爭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呼目眦流血窮命一入不復出矣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浮于水上如有視于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廻棹因賦詩自敘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是誰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鴟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根秋水鳴從此捨舟何所詣酒旂歌扇正相迎孟彥深復游青瑣出爲武昌令孟雲卿當時文學乃南朝上品焦遂天寶中爲長安飲徒時好事者爲飲中八仙歌曰云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辨驚四筵

紅綫潞州節度使薛嵩青衣善彈阮又通經史嵩遣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綫謂嵩曰羯鼓之音頗調悲其擊者必有事也嵩亦明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亡不

敢乞假嵩遽遣放歸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初置昭義軍以荃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復遣嵩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男娶滑州節度使令狐彰女三鎮互爲姻婭人使日浹往來而田承嗣嘗患熱毒風遇夏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緩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卹養之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遷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仗策庭除唯紅綫從行紅綫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汝能料紅綫曰某雖賤品亦有解主憂者嵩乃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卽數百年勳業盡矣紅綫曰易爾不足勞主憂乞放某一到魏郡看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三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兼具寒暄書其他卽俟某却迴也嵩大驚曰不知汝是異人

我之暗也然事若不濟反速其禍奈何紅綫曰某之行無不濟者
乃入閨房飾其行具梳烏鬢髻攢金鳳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
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倏忽不見嵩乃返
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
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試問卽紅綫回矣嵩喜而慰問曰事諧否曰
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合爲信耳紅
綫曰某子夜前三刻卽到魏郡凡歷數門遂及寢所開外宅男止
于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于庭廡傳呼風生某發其左扉
抵其寢帳見田親家翁正于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
枕前露橐一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
神名復有名香美珍散覆其上揚威玉帳但期心豁于生前同夢
蘭堂不覺命懸于手下寧勞擒縱祇益傷嗟時則蠟炬光凝爐香
燼煨侍人四布兵器森羅或頭觸屏風射而墮者或手持巾拂寢

而伸者某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昏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既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而漳水東注晨颯動野斜月在林憂往喜還頓忘于行役感知酬德聊副于心期所以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餘里人危邦經五六城冀滅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遺承嗣書云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頭邊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拋扣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怛絕倒遂駐使者止于宅中狎以宴私多其錫賚明日遣使賚繪帛三萬疋名馬二百疋他物稱是以獻于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姻親役當奉轂後車來則揮鞭前馬所置紀綱僕號爲外宅男者本防宅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月內河北河南人使交至而紅綫辭去嵩曰汝生我家而今欲安往又方賴汝豈

可議行紅綫曰某前世本男子歷江湖間讀神農藥書救世人災
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癘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
斃是某一舉殺三人陰司見誅降爲女子使身居賤隸而氣稟賊
星所幸生于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
亦至矣况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輩背違天理當盡弭患昨往魏
郡以示報恩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安
謀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身便當遁迹塵中
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遺爾千金爲居山之所
給紅綫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駐乃廣爲餞別悉集賓
客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綫諸座客中冷朝陽爲詞曰採菱歌怨
木蘭舟送別魂銷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長流歌
畢嵩不勝悲紅綫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其所在

鐵圍山叢談

五卷 今本六卷

宋蔡條

號百稱居士

太祖應天順人肇有四海受禪行八年矣當乾德之五祀而五星聚于奎明大異常奎下當曲阜之墟也時太宗適爲兗海節度使則是太宗再受命之祥此所以國家傳祚聖系皆自太宗仁廟晚年未得嗣天意頗無聊稍事燕游一日于後苑龍翔池南新作兩小亭東一亭曰迎曙未幾立皇姪爲皇子而賜名適與亭名合不一年卽位是爲英宗神宗之未當宁已負疾一日後苑池水忽沸且久不已神宗臨水殿睥睨而不樂後抱延安郡王卽位是爲哲宗哲宗元符時鄧王薨祈嗣于泰州徐先生守真世號徐神翁者天意切至徐曰上天已降嗣矣再三遣使迫詢其故卽大書吉人二字上之一時莫曉後端王繼立始悟吉人者爲太上皇御名也慈聖光獻曹后以盛德著而宣仁聖烈高后以嚴肅稱在治平時英廟疾旣愈猶不得近嬪御慈聖一日使親近密以情鐫諭之曰官家卽位已久今聖躬又痊平豈得左右無一侍御者耶宣仁不

樂曰奏知娘娘新婦始時嫁十三團練爾卽不曾嫁他官家時多傳于外朝

掖庭宮嬪歲給帛多色綵爾遇支賜俸稍絹應生白者多卽一束十端必間有一端爲紅生絹蓋忌其純白故也此亦國家太平一故事

陰陽家流窮五行術數不得爲無至一切聽之反棄夫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之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億中以爲信也先魯公生慶曆之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爲辛亥在昔幼時言命者或不多取之能道位極人臣則不過三數及逢時遇主君臣相魚水而後操術者人人爭談格局之高推富貴之繇徒足發賢者之一哂爾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鄭氏者貨粉于市家頗贍給俗號鄭粉家偶以正月五日夜時生一子焉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于是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時人亦爲之傾贊

長則恣聽其所欲爲鬪雞走狗一切不禁也始年十七八當春末
攜妓多從浮浪人躍大馬遊金明池晚自苑中歸上下悉大醉矣
馬忽躍入陂水中浸而死

昔昭陵在位已三十餘載時未有繼嗣而司馬溫公爲并州通判
乃上書力言之朝廷不罪也又溫成張后當盛寵其叔父堯佐一
日除節度宣徽景靈三使而包孝肅爲中司擊焉其白簡苦刻人
不忍聞而昭陵能容之也是以仁廟實錄史臣獨載溫公書暨孝
肅三章甚備故都邑諺謂人之不正者曰汝司馬家耶目人之有
玷缺者必曰有包彈矣包彈之語遂播天下

歌者袁絢乃唐天寶之李龜年也宣和間供事九重嘗爲吾言東
坡公昔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瀕湧
俄月色如畫遂共登金山山頂之妙高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者歌罷坡爲起舞而顧客曰此便是神

仙中人矣吾謂文章人物誠千載一時後生安所得乎

奉宸庫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攬權綱不欲付諸臣下因踵藝祖故事檢察內諸司于是乘輿御馬而從以二杖直于馬前大內中諸司局大駭懼凡數日而止因是併奉宸俱入內藏庫焉時于奉宸中得龍涎香二琉璃缶玻璃母二大篚玻璃母者若今之鐵滓然塊大小猶兒拳人莫知其方又歲久無籍且不知其所從來或云柴世宗顯德間大食所貢又謂真宗朝物也玻璃母諸璫以意用火煨而模寫之但能作珂子狀青紅黃白隨其色而不克自必也香則多分賜大臣近侍其模製甚大而質古外視不大佳每以一豆大熱之輒作異花氣芬郁滿座終日略不歇于是太上大奇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寡復收取以歸中禁因號曰古龍涎當是時一餅可直百緡金玉易得而古龍涎爲貴也諸大璫又爭取一餅穴而以青絲貫之佩于頸時于衣領間摩挲以

相示由此遂作佩香焉今佩香蓋因古龍涎始

舊說薔薇水乃外國人采薔薇花上露殆不然實用白銀或銅爲之甌甌採薔薇花蒸氣成水則屢采屢蒸積而爲香此所以不敗但西域薔薇花氣馨烈非常故大食國薔薇水雖貯琉璃缶中蠟密封其外然香猶透徹聞數十步洒着人衣袂經數十日香不歇也至五羊效外國造香則不能得薔薇第取素馨茉莉花爲之亦足襲人鼻觀但視大食國眞薔薇水猶奴婢耳

香木初一種也膏脉貫溢則其結沈實此爲沈水香然沈水香其類有四謂之熟結自然其間凝實者也謂之脫落因木朽而自解者也謂之生結人以刀斧傷之而後膏脉聚焉故言生結也謂之蠱漏因傷蠱而後膏脉亦聚焉故言蠱漏也自然脫落爲上而其氣和生結蠱漏則其氣烈斯爲下矣沈水香過四者外則有半結半不結爲弄水沈弄水香者蕃語名婆萊者是也因其半結則實

而色黑半不結則不大實而色褐好事者故謂之鷓鴣斑是也婆
萊中則復有名水盤頭水盤頭結實厚者亦近乎沈水但香木被
伐其根盤必有膏脉湧溢以湧溢故亦結但數爲兩淫其氣頗腥
烈故婆萊中水盤頭爲下矣餘雖有香氣既不大凝實若是一品
號爲箋香大凡沈水婆萊箋香此三名嘗出于一種而每自有高
下其品類名號爲多爾不謂沈水婆萊箋香各別有種也三者其
產占城國則不若真臘國真臘不若海南黎峒又皆不若萬安吉
陽兩軍之間黎母山至是爲冠絕天下之香無能及之矣又海北
則有高化二郡亦出香然無是三者之別第爲一種類箋之上者
吾久處夷中厭聞沈水香况邇者貴游取之多海南真沈水一星
直一萬居貧賤安得之因乃喜海北香若凌水地號瓦竈者爲上
高涼地號浪灘者爲中時時擇其高勝試爇一炷其香味雖淺短
乃更作花氣百和旖旎古人說香暨續木艸酉陽雜俎諸家流語

殆匪其要

今本無沈實此爲四字語不可通

中吳紀聞

六卷

宋龔明之

字番仲 吳山人

三江口 松江之側有小聚落曰三江口 鄒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至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 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皆謂此也 卽禹貢所謂三江既入者 臯橋 漢臯伯通所居之地有橋梁鴻娶孟光同至吳居伯通廡下爲人舂役伯通察而異之舍于家皮日休詩臯橋依舊綠楊中 閩里猶存隱士風惟我到來居上館不知何處勝梁鴻 紅蓮稻 紅蓮稻從古有之陸魯望詩云遙爲晚花吟白菊近炊早稻識紅蓮

鬪鴨 陸魯望有鬪鴨一闌頗馴一旦驛使過焉挾彈斃其尤者 陸曰此鴨能人言見欲附蘇州上進使者奈何斃之使者懼以囊中金遺之徐問其人語魯望曰能自呼其名爾

復姓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從其姓登第時姓名乃朱說也後請于朝始復舊姓表中改用鄭準一聯云志在投秦入境遂同于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范蠡范睢事在文正用之尤爲切當今集中不載

海湧山 虎丘舊名海湧山闔閭王旣葬之後金精之氣化爲虎踞其墳故名虎丘山椒有二伽藍列爲東西白樂天有東武丘西武丘詩虎字在唐避諱故曰武

三高亭 越上將軍范蠡江東步兵張翰贈右補闕陸龜蒙各畫其像于吳江鱸鄉亭之旁東坡嘗有詩後易其名曰三高更塑其像龐庵王文孺以其地廣雪灘因遷之于長橋之北與垂虹亭相望石湖范公爲之記文氣與離騷相類後又竄易十數語重刻之愈極精嚴前輩爲文多不厭改此可謂後學法程也

文獻以下云云今本無

太公避紂處 常熟海隅山有石室十所昔太公避紂居之孟子

謂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者卽此常熟去東海止六七十里故謂之海濱楊備郎中作詩紀其事

夜航船 夜航惟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有夜航舡曲皮日休答陸天隨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攜酒三瓶寄夜航

俗語 吳人呼來爲釐始于陸德明貽我來牟棄甲復來皆音釐蓋德明吳人也言罷則以休繼之始于吳王王一日語孫武曰將軍罷休亦吳語也

花客 張敏叔嘗以牡丹爲貴客梅爲清客菊爲壽客瑞香爲佳客丁香爲素客蘭爲幽客蓮爲淨客酴蘂爲雅客桂爲仙客薔薇爲野客茉莉爲遠客芍藥爲近客

蟹 吳之出蟹也舊矣吳越春秋云蟹稻無遺種陸魯望集有蟹志云漁者緯簫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斷音又曰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維其所之今吳人謂之輸芒

綽堆 昆山縣西數里有村曰綽堆故老相傳云是黃番綽墓未知是否

獄山 太湖中有東獄西獄二山吳王嘗于此置男女二獄楊備郎中詩云雷霆號令雪霜威二獄東西鎖翠微髣髴相叢棘地巖扉應是古圜扉

幻僧 承天寺普賢院有盤溝大聖身長尺許人有祈禱置之掌中凶則不拜吉則拜推所從來蓋盤溝村中有漁者嘗遇一僧云欲更業僧曰汝有何能漁者云他莫能之僧曰吾教汝塑泗州像可以致富漁者曰人不欲之奈何僧曰吾授汝一法遂以千錢與之令像中各置一錢所售之直亦以千錢漁者如所教人競求買果獲千錢今寺中所藏乃其一也

今本無盤溝盤二大藝文亦有異同

蠡口 蠡口在齊門之北又有蠡塘在婁門之東故老相傳云范蠡破吳霸越乘扁舟遊五湖潛迹于此遣人馳書招文種大夫因

以名之

蛇化劍 干將墓今匠門城東數里頃有人耕其傍忽青蛇上其足其人遽以刀誅之上半躍入艸中不可尋徐視其餘乃劍也至暮欲持歸則不見矣方子通詩載其事

丁令威宅 陽山法海寺乃丁令威宅鍊丹井存焉號令威泉井

水至今甘雖旱不竭

此二條今本刪

正訛 交讓巷謂之泔漿巷織里橋謂之吉利橋葑門謂之府門帶成橋謂之戴城橋字音之訛罕有知者

結帶巾 宣和初予在上庠時有旨令士人繫結帶巾否則以違制論當時有謔詞云頭巾帶難理會三千貫賞錢新行條制不得向後長垂胡服相類法甚嚴人甚畏便縫闊大帶向前面繫稱我太學先輩被人呼保義

與妓下火文 昆山一倡周其姓係郡中籍張子韶爲守時倡忽

暴亡適道川訪張守因命作下火文云可惜許可惜許大家且道
可惜許箇甚麼可惜巫山一段雲眼如新水點絳唇昔年繡閣迎
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臉子便須抖擻好精神南柯
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別是春大衆還知某人向甚麼處去這裏
分明會得驀山溪畔頭頭盡是喜相逢芳草渡頭處處六么花十
八其或未然更聽下句唳與君一把無明火燒盡千愁萬恨心

說郛卷第十九終

說郛卷第二十

浩然齋意抄 一卷

元周密

五鳩

鳴鳩

鳴亦作璫音
陸別音混非

鳴鳩

布穀也曹風
鳴鳩是也

祝鳩

鷓鴣也四牡嘉
魚之詩是也

爽鳩

大明之
靈揚是

也
鶻鳩

鶻鳩也
非五鳩也

鶻巢之鳩又在五鳩之外

騶虞

騶虞嚴氏作騶虞御人非獸也呂作獸

裁

左傳水昏正而裁今築牆之板也

音在定
之方中

膏沐

膏所以膏面沐蓋潘米汁可以沐頭左氏遺之潘沐魯遣

展氏喜以膏沐勞齊師則非專婦人用也今之賜脂是也

左辟

葛儼云宛然左辟辟音避蘇氏曰讓而避者必左

甌臠

郭璞云甌臠也

臠音

河麋

巧言彼何人斯居河之麋

麋音

傳曰水艸交曰麋李氏曰左

傳吾賜汝孟諸之麋

稷雪米雪 毛詩補注先集維霰曰霰稷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稷若米然

綠竹 綠竹陸璣注以爲木賊草也見采綠

醕酢 醕酢尊飲也欲以醕賓而先自飲以導之此飲觴之初自飲訖進酒于賓乃謂之醕酢報也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瓠言酌言酢之酌言醕之

殿屎 殿屎殿去聲屎音殿呻吟也板民之方殿屎

魚然 魚然音包蕩女魚然于中國

中垢 中垢柔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垢音苟中垢猶內汙也蓋以閨門之事汙蟻之若王鳳之誣毀王而

鷓金 鷓金載見蜂巢有鷓鷓音鏘箋曰鷓金飾貌疑今世所謂搶金者以平聲爲去聲呼耳當考

剖冰 王祥臥冰按晉本傳及陽秋云祥性至孝繼母朱氏疾嘗

欲生魚時天寒冰凍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無臥冰事

司馬稱好 司馬操別傳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皆一言佳豈人之所以答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

井湄 揚雄酒箴觀餅之居居井之眉自用如此不如鴟夷

三百顆 逸少帖奉橘三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卽東坡所書劉景文所藏子敬帖所謂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籜者是也按元章書史云王獻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顆雪殊不佳耳又東坡詩話云子敬黃柑三百顆帖在劉景文處或以爲橘或以爲梨或以爲柑莫知孰然也

主孟昭 國語施優謂里克妻曰主孟昭我注云大夫之妻從夫稱主而孟則里克妻字也

綽虐 韓詩綽虐顧我顏不歡坡詩一語遭綽虐失身墜蓬萊

滑汰 東坡秧馬歌以我兩足爲四蹄聳踊滑汰如鳧鷖

汰去聲

蕺 越中有蕺山葉似蕎麥地肥亦能蔓生莖紫赤色多生山谷陰處吳越春秋云越王嗜蕺嘗采于此山故名本艸云關中謂之蕺菜齊民要術亦有蕺蕺法然生擷之微有臭氣凶年民鬪根食之諺曰豐年惡爾臭荒年賴爾活今所謂魚腥艸是爐火家謂之天蕎麥爛五石作泥

巢菜 蜀蔬有兩巢大巢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稻中東坡所賦元脩菜也吳中絕多一名漂搖艸一名野蠶豈

錫枝 俗以油煤粉餌綴之米糝名蓼花取其近似也放翁詩云新煤錫枝綴紅糝二字頗新

蔗霜 糖冰 魯直答雍熙長老寄糖霜詩遠寄蔗霜如有味又糖霜譜曰遂寧有糖冰冠于四郡云

絮 方言以濡滯不決絕爲絮猶絮之柔韌牽連無邊幅也富韓並相時偶有一事富公疑之久不決韓謂富曰公又絮富變色曰絮是何言也劉夷叔嘗用爲如夢令云休絮休絮我自明朝歸去對人不言貧 胡文定公家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于親故間非惟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劍斃 史公奕洛陽懷古詩玉光照夜新家冢劍斃沉沙古戰場賀枸杞表 宣和盛時所在有靈芝朱艸祥異之獻表賀殆無虛日會朝廷進築順州城得枸杞于土中其形如斃狀仙家所謂千歲所化者主者得之喜甚于是馳貢闕庭蓋徽宗生于壬戌正符所屬之辰尤以爲美祥宰臣欲以詰朝拜表稱賀諸公閣筆先是庠序久束王氏之學不爲應用之文時有舊太學生綦密禮者素善此主者延至東閣授以此題綦從容屬聯妙絕一時首日靈根

夜吠變異質于千年驛騎朝馳薦聖人之萬歲眷荒裔沉藏之久
實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知時各有待棊字叔原

建康似洛 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此江左新亭語尋常讀
去不曉其語蓋洛陽四山圍伊洛瀝澗在中時建康亦四山圍秦
淮直在中故云耳所以李白詩曰山似洛陽多許渾詩云只有青
山似洛中

商隱詩 李商隱詩云洛陽宮殿鬱嵯峨六國樓臺豔綺羅自是
當年秦帝醉不關天地有山河末兩句不可曉南昌裘同論詩以
爲秦帝合作天帝天地合作秦地事在張平子西京賦曰昔者天
帝悅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
而剪諸鶉首是時也並爲強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
詭哉李善曰昔秦穆公嘗如此十日而寤志林曰天帝醉暴金隕
石墜云云列仙贊云秦穆受金策祚世之業史載秦地兩金三日

金悞隕其是耶嗚呼天帝有時而醉耶

峻 峻臧回切又作腴赤子陰也老子云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建寧人土音亦以此音呼小兒之陰

五銘 貌言視聽思曰五事孔子告顏子視聽言動非不及思也在其中也九思一章可見矣思爲四事本五事亦還相爲本作五事銘其貌銘曰貌曰恭君子容瞻視尊衣冠中匪色厲內美充足恭者貌似同載僞拙滅德兇人肖貌天地通玉溫溫春融融恭而安乃聽恭言銘曰言有好言有莠口溺人招悔咎言曰从匪从口接以道發不苟滿天下垂永久多言哉中是守雷風行萬竅吼雷風息一何有視銘曰視何蔽目之翳今不去目不麗日本明視何累可去乎非翳比翳外來視匪外外亦視何外內自神明自靜心止乎禮非勿視聽銘曰聽是非耳司之聲自物來無時耳亦物今交迷忽深省聽者誰心大空物不違孰爲物吾何虛能知受聽在

茲競競乎道心微思銘曰思無斃深莫測雖莫測有限闕不出位
介如石鏡中象應無迹思在心妙天則思神通精之極是曰睿入
聖域易無思思亦易

墨 張疇齋試墨

仲杰字希靜

李廷珪

文元

曾文百年如石一點如漆

潘衡

宣和

龍香時劑

姓氏磨滅不可辨有御前墨工四字

蒲大韶

書帳雜錄

德壽

英造世

朱知常香劑

梁果復古

葉邦憲造

雪齋墨寶藜桂堂李世英

胡友直

周朝式

潘衡孫秉彝

李世英男克恭

樂溫蒲彥輝

劉文通 郭

忠厚 鏡湖方氏

齊峯

緝熙

劉士先道

寓庵

李潘心法

俞林丘妙共

製香墨黃表之

善慶書寶

謝東徐禧

葉茂實

翁彥卿

會稽先賢

會稽先賢傳贊序云會稽共建國也自山陰南走剡

東走上虞餘姚之間江山皆奇麗清遠烟雲濃淡樓觀出沒有詩

人畫工所不能模寫者故漢晉以來全德高行之士多萃于是而

方外瞿仙絕俗遺世者往往出焉予蒙恩來守是邦得勝地湖中

用道家法築宮以祈雨宮成因卽其兩廡左祠高士右奉列仙皆作贊刻石以備會稽故事或謂鴟夷子皮之決賀季真之高不得名高士何也於乎予于是豈無意哉夫貴于士者進退不失禮義彼子皮之遺言有人臣所不忍而季真阿附時好黃冠東歸又使李林甫輩祖餞賦詩予見其辱未見其榮也夫二公之賢吾輩所當敬仰然使子皮居嚴子陵之上季真置張子同之列則有不可者故具述之觀來者知予之不敢苟而高士尤可貴也乾道己丑上巳句章史浩序

高尚之士

漢嚴先生

子光
陵字

漢王先生

仲充
任字

漢袁先生

正忠
甫字

漢桓先生

文輝
林字

魏嵇先生

叔夜
字

晉孔先生

懿之
字

晉虞先生

仲寧
字

晉阮先生

裕
字

晉王先生

逸少
字

晉謝先生

安石
字

晉謝先生

敬緒
字

晉戴先生

安道
字

宋朱先生

百年史
失其名

宋戴先生

顯字
仲著

宋孔先生

慎之字
深

宋孔先生

其結史
失

齊褚先生

元伯玉字
驥

梁何先生

子胤字
季

唐秦先生

公承緒字

唐張先生

子志和字
同

列仙之傳

越相范公

少伯字

漢南昌尉梅公

子福字
真

漢太尉鄭公

巨弘字
君

漢魏先生

以伯陽字
咸

漢蘄先生

訓子

吳上虞令劉公

伯麟字
經

吳介先生

元象則字

吳趙先生

信廣

吳虞先生

主翁

晉夏先生

仲統字
御

晉葛先生

孝玄字
先

晉抱朴子葛公

稚洪字
川

晉長史許公

思謚玄字

齊顧先生

景怡字

齊光祿大夫孔公

失其座字

齊杜先生

景齊字

梁貞白陶先生

通弘景字

唐祕書監賀公

季真字

唐宗元吳先生

貞節字貞節

唐嚴先生

青

唐元英方先生

千飛字

鎮江策問曰事有利害不切身而傷懷人有古今不同時而合志吾亦不知其何心也登冶城訪新亭欲問神州在何處後南渡百四十年惟見青山一髮眇眇愁予耆老不足證矣安得不寤寐東晉諸賢乎衰艸寒烟猶帶齊梁光景徒以重人黯然而不知秦淮舊月曾照見千載英雄肝膽乎惜其遠而不可詰也北來忠義王澤在心慨嘆黍離悲歌蒲柳豈能忘情故都哉自隆興至端平三大敗縉紳不敢問中原兵端不可輕開國事不可再悞思目前之危急捨分表而經營茲猶可藉口柏城澗水草木自春不知誰家墳墓乎每歲寒食夏畦馬醫之子無不以麥飯酒其松楸者長陵抔土詎容置而不問哉劉裕取長安道路謁五陵時晉寄江左百有十三年矣五胡雲擾豈暇念晉陵寢堯野禹穴誰敢以疑心視

之此臣子不忍言之至情也秦始皇王陳隱王之墓漢猶有人守之
三歲禋霽義夫節婦墳墓猶禁樵採况祖宗神靈所眷顧乎自端
平至今又二十有三年矣八陵不復動人悽愴者矣士大夫沉于
湖山歌舞之娛何知有天下大義諸君北風素心豈隨末俗間斷
哉公卿談學問自比孔孟論功業自許伊周若限田若鄉飲若論
秀若里選皆欲彷彿三代獨此一事豈敢在晉人下乎後之作元
經者必不恕矣或論本朝不能復中原者其失有四不保全名將
不信任豪傑不招納降附不先據關中未知諸君所聞如何耳後
來童幼班荆輒音茲固晉人所深恨聞之西北流寓抱孫長息于
東南同父以知中原決不可復矣一旦聞有北方豪俊試于漕闕
者有司豈不驚喜邪猶記乾道壬辰辛幼安告君相曰仇虜六十
年必亡虜亡則中國之憂方大紹定足驗矣惜乎斯人之不用于
亂世也諸君有義氣如幼安者百尺樓上豈不能分半席乎

浩然齋視聽鈔

一卷

元周密

雪候 雪多作于戊己日嘗攷丁亥冬雪率多驗近戊子十二月八日己未雪十八日己巳夜雪二十七日戊寅夜雪大率丙丁戊己皆雪日也

雨候 趙雲洲云凡遇戊午己未日天變必兩或遇亢壁二宿直日則可免餘宿不能免

天裂 癸酉十月李應山開淮闔于維揚一日午後忽見天裂其軍馬旗幟無數始焉皆紅旗繼而皆黑旗凡茶頃乃合見者甚多次年北軍至

不宣備 今人書不宣備文選楊脩答臨淄侯牋末曰造次不能宣備

尅字 尅辭音出羯鼓錄嵇康琴賦云閒遼故音痺絃長故徽鳴痺尅也兩年之間遠則有尅故云

山立 山立字禮記玉藻篇山立時行樂記總千山立注正立也
頻煩 頻煩字三圓志費禕以奉使稱職頻煩至吳杜詩三顧頻
煩天下計

圓夢 圓夢自南唐近事馮撰舉進士時有徐文幼能圓夢

字音 今世呼蒲萄枇杷皆爲入聲樂天詩云酒餘送盡推蓮子
燭泪堆盤壘蒲萄又深山老去惜年華况對東溪野枇杷其音自
唐然矣

對偶 對偶之佳者曰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億載萬年爲父爲母
平生能著幾輛屐長日惟消一局棋有文事有武備與神爲監無
智謀無勇功惟聖時若數點雨聲風約住一枝花影月移來柳搖
臺樹東風軟花壓闌干春晝長勸君更盡一杯酒與爾同消萬古
愁天下三分明月夜揚州十里小紅樓梨園子弟白髮新江州司
馬青衫濕

格言 媒己之長有覩其色暴人之短與汝爲敵位卑言高非汝
職交淺言深植荆棘出于汝口者無迹入于人耳者不可滌汝如
勿戒返悔何益 韓維基云凡親戚故舊之爲時官者皆當以時
官待之不當以親戚故舊狎之此說最佳 留有餘不盡之巧以
還造物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
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馬碧梧嘗題于壁不知誰語也

靈璧石 以煮酒脚塗靈璧石其黑如漆永不脫極妙

斲琴名手 唐雷霄雷威雷珏郭亮皆蜀人沈鐐張鉞皆江南人

蔡叡僧智仁衛中立 中唐 朱仁濟馬希仁馬希先 中唐 並宋人

北方名琴 春雷玉振流泉 並 不出左高寒玉實腹琴 溫水冠

古韻磬秋嘯 伯 金儒 高 萬壑松 郭 瓊響 廉 玉卮冰 玉 閒

素 一 玉鶴玉雁 皆 大雅 松 松雪 上 浮磬 奔 奔雷

存古 秋澗泉 玉玲瓏 百衲 奔雷

米元章印 米元章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曰火正後人蒂印其
後並不用之

骨咄犀 伯幾云今所謂骨咄犀乃蛇角也以至毒能散毒故曰
蠱毒犀

賈秋壑詩賦 賈秋壑甲午寒食嘗作一絕云寒食家家插柳枝
留春今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塚兒孫幾箇悲明年謫死
木蘭花慢 陳石泉自北歸有北人陳參政者餞之木蘭花慢云
北歸人未老依舊著南冠正雪暗滹沱雲迷茫碣夢落邯鄲鄉心
日行萬里幸此身生入玉門關多少秦烟隴霧西湖淨洗征衫燕
山望不見吳山回首一歸難慨故宮離黍故家喬木那忍重看鈞
天紫薇何處問瑤池八駿幾時還誰在天津橋上杜鵑聲裏闌干
醫藥 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金葆璧云耳暴聾用全

蝎去毒爲末酒調下以耳中聞水聲卽愈云是韓平原家方 枸
杞子可以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金瘡刀斧傷用獨殼大栗
研爲乾末縛之立止或倉卒痛用生栗嚼傅亦效喉痺并乳鵝用
蝦蟆衣鳳尾艸洗淨搗細入鹽霜梅肉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布
絞汁鵝毛刷患處隨手吐痰卽消張梅坡云其父患此甚不能言
用之而愈 齒腫痛黑豆酒煮汁嗽之王修竹閣中用驗鄭鶴臞
有枝單方用水蛭爲末和朴硝少許調傅瘡上屢施屢驗癰疽患
初腫起當歸鬚黃蘗皮羌活爲細末生鷺鷥膝搗汁調傅瘡之四
圍自然收毒聚作小頭卽破切不可併瘡頭傅之恐毒氣四出不
可收矣

少帝 宋少帝辛未九月二十八日申時生

辛未己亥
己丑壬申

甲戌七月

十一日登位號天瑞節丙子三月十七日北遊宋高祖劉裕丁亥
生庚申卽位國號宋丙子渡江國亡凡七百二十年至趙太祖丁

亥生庚申卽位國號宋先是丙子俘李主後丙子大元渡江國亡
據人所云未攷

法令書 法令之書其別有四敕令格式也神宗聖訓曰禁于已
然之謂敕禁于未然之謂令設于此以待彼至之謂格設于此使
彼效之之謂式

海運 朱張海餉自三山大洋徑至燕京或言自古所未嘗行此
道昉自今始然杜少陵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
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又昔遊云幽燕盛用
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浮海凌蓬萊然則自昔燕地皆海運
非始于今也

秦璽 韃韃有拘哥者元係大根脚其家陵替典賣罄盡偶有向
者征遼日所獲一蒼玉印方四寸上有交螭紐以敗篋貯之出售
欲鈔二錠無酬價者偶有言于崔中丞遂取觀之且模其文令識

篆人辨之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攷之乃秦璽于是徑進之上方乃進表稱賀甲午正月二十九日也陳東山甲午四月自燕歸言此

正月三亥 周益公日錄吳諺曰正月逢三亥湖田變成海謂大水也壬辰年正月初六日己亥十八日辛亥三十日癸亥是歲大澇湖田顆粒不收癸巳正月亦有三亥然一亥在立春前是歲無水災

俗諺云逢庚則變甲方晴或云逢庚隻變遇甲雙晴蓋逢庚于隻日則變遇甲于雙日則晴多驗

視聽鈔

三卷

宋吳

萃

字高瞻
子博士

山谷詩 詩所以吟詠情性乃閒中之一適非欲以求名也予詩自知其淺然却是自作生活未嘗寄人籬下若有以艱深之辭文之人未必以爲淺也黃魯直詩非不清奇不知自立者翕然宗之

如多用釋氏語卒推墮于渾濇之中本非其長處也而乃字字剽竊萬首一律不從事于其本而影響于其末讀之令人厭章茂深郎中葉石林甥也自言從小學作江西詩石林每見之必顰蹙曰何用事此死聲活氣語也此言真有味石林詩話談山谷之詩不容口非不取之惡夫學之者過也

何欽聖詩 王氏主經術蘇氏主詞章東坡在錢唐有三衢士人何欽聖名恭意以經爲然獻長篇于東坡欲其推尊王氏詩曰昔日歐陽心獨苦搜羅天下文中虎未逢賈馬嗟誰有崑體文章正旁午一得眉山老翁語始愜平生好奇古騫騰鸞鳳虬侶錦繡腎腸終日吐眉山跨馬挾雙龍迤邐斜欹劍閣東一息萬里先羣雄是日魯酒歸醇醲仁廟當朝起數公四時閭閻來清風眉山秉筆摩蒼穹稽首獻議何雍容是時慶曆垂嘉祐東省西垣半耆舊一代偉人爭入彀大開黃閣咸虛受公時脫穎眉山後歌向機雲

同一奏建安數子空鳴脰集賢學士皆籠袖玉人發馬下天階華
蓋星邊捧詔來天子延英不浪開爲公此日深徘徊金吾侍側天
顏低上列四輔前三台相與疇咨將相才飄然八駿先龍媒西京
應制十八九晁董褒然爲舉首此輩昂藏希世有劉蕡又作蛟龍
吼觀公舉動新人手玉壺破碎珠囊剖許國誠心仍貫斗識者談
之不容口天公一見列詩曹指揮姮娥供兔毫公歌數闋風刁刁
若耶溪上皆停橈郢客擲筆不敢操楚人往往收離騷李杜籓牆
不甚牢李白脫却錦繡袍東風顛入五湖裏萬籟聲聲酷龍耳河
伯江妃愁欲死只恐公來搜見底南登灞岸將何以直節壯懷聊
自倚養得身長數千里天地一夜雲雷起官家內相能幾人幾人
到此陪經綸天語丁寧下降頻金蓮燭畔窺龍麟日曝花磚暖繡
網鑲金佩玉何申申姮娥喚作真麒麟焉知韓李非前身龍樓漏
箭銅壺挹隱約六階鶻唱入傳宣使者翻然集月題控馬天門立

錦牋瓊管尙書給九韶忽然如俯拾宸恩四海周流及武帝三封
乃平揖我宋修文偃武初詞林翰苑森扶疏寶儀陶穀端何如峩
冠曳履承明廬艸昧功名向武夫討論潤色姑徐徐剪夷五代尊
圖書墨客稍稍躋天衢中間作者相踵武請試從頭爲君語真宗
皇帝親神寓楊億風流玉堂處傾金鑄瓦橫尊俎大笑哄堂任豪
舉逡巡百尺江南楮密掃煤烟驟如雨六一超然又不同陳言萬
紙一洗空晉宋齊梁不待功兩漢直抵元和中龍驟鳳舉扶桑中
五綵射日吞長虹滿堂玉磬諧金鐘紛然和者如笙鏞木鐸可憐
聲獨悄一振鏗然須大老伊說數公無處討蕭曹丙魏規模小馬
遷班固工品藻出處行藏何太少升沉將相王侯了經天緯地憑
誰好信知風采古爲多堯舜文章煥若何東作西成南已訛真人
更集滿東坡夷夔禮樂俄森羅黼黻郊廟金盤陀羽毛率舞呈天
和高陽才子前賡歌君哉頷首一兪爾執簡抽毫無及矣周公整

頓乾坤已開闔明堂復如此從頭制作軒轅始海獸山禽咸獻美
袞冕分明圭玉侈六代光華藹天子日月星辰續九天蟲魚草木
續山川羣聖文章想亦然百家妙理何周旋離離黍稷春風前東
周一去追無緣帝德王功只僅傳廟堂急管催繁絃巍哉孔子尊
如帝矯矯孟軻天莫制斯文其喪今何在鄒魯坦然安可再揚雄
力寡知無奈天祿校讐真末計江海悠悠百川逝回首相望幾千
載熙寧天子憫斯文展轉搜揚到海垠承和王公舉趾尊委蛇二
老西來賓咀嚼六經如八珍補葺東魯俎西秦天子資之又日新
八風自轉成天鈞頃從孟子驅楊墨他日淫詞又榛棘豐鎬涼涼
天空碧中庸一路幾充塞金陵爲此深求直二十年來人稍識求
之左右逢皇極內聖外王真準由古人效學豐文斯堂陞之間意
已移彝何虎雉尊何犧云何齋籩加靈龜不然制作知無時及魯
詩書一貫之明明古訓識老誰百家效語如嬰兒科斗六書藏屋

壁豈比鍾王論筆跡會通意象如作易不假言語含妙德倘從對
偶音聲覓洙泗文亨少平仄解道雕蟲童子識斯人稍得揚雄力
熙寧論議復何漸况把先儒衆說參舉世傳經作指南辟雍泮水
堆牙籤或者罷然痛欲殲安得諸儒口遂鉗聖主賢王實詢僉公
當一語令西嚴翻思偃蹇熙寧末苦信古書由世拙金陵戶外屢
成列禰衡一刺終漫滅鬚五經無二說堂堂萬里星中月欲論
兩漢誰優劣忽若吟蟬風脰咽邊韶性懶讀書頑病甚相如下筆
慳致望言如霧豹斑擔簦負笈徒間關沂水春來粗解顏浴沂童
子彌春灣先哲如龍尙許攀鼓琴從之豈浪間可憐道德共耕獵
何苦侯門俟彈鋏不挾而來聊自愜詡然夢爾爲胡蝶飲中數子
劉伶俠江外主人張翰懾短舡下水輕仍捷落帆解施吳山脇東
坡得詩意不樂然亦厚遇之既乃謂人曰某詩亦佳但觀其終篇
氣力盡于此矣恐必不久已而果然

逐象法 同舍鄭文振潮陽人言象爲南方之患土人苦之不問
蔬穀守之稍不至踐食之立盡性嗜酒聞香輒破屋壁入飲之人
皆于其來處架高木若望火樓然常有人直象獨畏烟火先用長
竿接火把于其杪望見其來共然火把持竿以指之卽去隨之三
數里方敢回恐重復來也眼惡蠅蚋有日色則不出羣行者猶庶
幾惟獨行者最喜傷人蓋勢孤恐人害之也土人懸巨石設機壓
之不能殺惟象鞋最妙象鞋者用厚木當中鑿之如深窾劣容其
足中植大錐其末上向于窾之外周回峻鑿之如今之唾盂而加
峻密密埋于其往來之所出草覆之倘投足木上必滑下窾中其
身既重錐洞貫其足不能自拔卽仆負其痛莫能展轉謂之著鞋
然猶能以牙傷人人未敢近數日後稍困則衆槍攢殺之而分其
肉留其皮趁濕切作條緝乾作連枷等用自潮陽來必經由夔江
嶺此處最多先使人行前探之或遇其大羣有俟數日不去不敢

行者監司巡歷則起保甲鳴鑼鼓趕逐之頑然若不聞也必俟其自散去乃敢過

儒林公議一

宋田况

成都劉備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柏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刻在焉唐末漸枯瘁歷王建孟知祥二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皇朝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焉三國至乾德初歷年一千二百餘枯而復生予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聳雲并舊枯榦並存若虬龍之形

太平興國戊寅歲程羽守益都時立春在近縣吏納土牛偶人于府門外觀者頗衆主者恐其爲人所損遂移置廳事之左程出視事怪問之主者以告程歎曰農夫牧豎非升廳之人兆見于此不祥莫大焉當時聞之以爲過論至甲午歲果有村氓叛竊入據城邑焉人亦服其理識

章聖祥符中行封祀之禮興造宮觀以崇符瑞時王旦作相迎合其事議者或非之旦謂人曰自古帝王或馳騁田獵或淫荒聲色今主上崇真奉道爲億兆祈福不猶愈于田獵聲色之惑歟

行都紀事 二卷

宋楊和甫 字德溫
延平人

北山九里松吳說書高宗詣天竺遂親御宸翰撤去吳書吳未幾守信州陞辭高宗因與語曰九里松牌乃卿書乎吳唯唯復云朕嘗作此三字觀之終不如卿吳益遜謝暨朝退卽令再揭元牌遍索之乃得于天竺庫院復令植道傍今所榜是也

橋園亭在今豐樂橋投北自棚前直穿卽是蓋向來未建都之時此地皆種橋高宗欲親征就此乘舟創亭其上前臨大河故至今此街市傳爲橋園亭

俞家園在今井亭橋之南向時未爲民所占皆荒地或種稻或種麥故因以園爲名今則如蜂房蟻窩盡爲房廊屋舍巷陌極爲難

認蓋其錯雜與棊周相類也

有兩打繩巷都亭驛前一候潮門外一有兩石板巷臨安府前一柴木巷中一有兩龍舌頭臨安府前并江下鯨園兩櫻桃園七寶山并薦橋門外是也

城中舊無木闌干沿河惟居民門首各爲闌障不相聯屬河之轉曲兩岸燈火相直醉者夜行經過如履平地往往多溺死歲以數十百人計自王宣子尹京始于抽解場出林置大木闌城內沿河皆周匝地每船步留一門民始便之

閩丘編修泳自言往年游宦湖湘間舟行江上有客子附舟尾至暮吹笛可聽閩丘正飲甚賞音命以酒勞之未幾忽聞有聲甚厲且訝且徵則皆不對少頃梢人遽進云某官且低聲勿復問舟尾橫笛者乃賊也以此爲號而嘯其徒耳適已撲殺矣須臾有一舟嘯呼直前將謂已有應援則無應之者果詢之云吹笛舡安在舟

人皆答云已過前去矣賊上前追急投岸獲免

監左帑龍舒張宣儀嘗言有親戚游宦西蜀路經襄漢晚投一店飯畢行戶外忽見旁左側上有一人無首以爲鬼也主人云尊人不須驚此人也非鬼也往年因患瘰癧病勢蔓延一旦頭忽脫墜家人以爲不可救而竟無恙自此每有所需則以手指畫但日以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

又云岳侯軍中一兵犯法梟首妻方懷妊後誕一子如常人而首極細軀幹甚偉首僅如拳眉目皆如雕刻則知胞胎所係父母相爲應感

雪川月河莫氏稱望族嘗言祖某崇觀間在上庠以春秋馳名嘗至一酒樓飲壁間有題字云春王三月公與夫人會于此樓蓋輕薄子攜娼妓飲于此所題耳莫卽援筆題其下云夏大旱秋飢冬兩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于飢寒也宜哉見者無不

大噱

嘉興精嚴寺大剎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詭言婦人無子者惟祈禱于此獨寢一宵卽有子殿門令其家自封鎖蓋僧于房中穴地道直透佛腹穿其頂而出夜與婦人合婦人驚問則云我是佛州民無不墮其計次日往往不敢言有仕族之妻亦往求嗣中夜僧忽造前旣不能免則嚙其鼻僧去翌日其家遣人遍于寺中物色見一僧臥病以被韜而揭而視之鼻果有傷掩捕聞官時韓彥古子師爲郡將流其僧而廢其寺

楊誠齋名萬里字廷秀爲監司時循歷至一郡郡守盛禮以宴之而適初夏有官妓歌葉少賀新郎詞以送酒其中有萬里雲帆何時到誠齋遽曰萬里昨日到太守大慚卽監係官妓

朱晦庵爲倉使而某郡太守頗遭捃摭幾爲按治憂惶百端未幾晦庵易節他路喜可知也有寄居官因招守飲出寵姬歌大聖樂

至末句云休眉鎖問朱鹽去了還更來麼守爲之啟齒

某邑宰因預借違旨遭按而歸某郡郡將乃宰公之故舊因留連有妓慧黠得宰罷官之由時方仲秋忽謳漁家傲十月小春梅蕊破宰云何大早邪答云乃預借也宰公大慚

西京雜記

六卷

漢葛

洪字稚川母湯人一作劉歆

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常服此裘以聽朝

樂遊苑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懷風時人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爲懷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艸

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武帝匣上皆鏤爲蛟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爲蛟龍玉匣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幙于甘泉世謂三雲殿漢掖庭有月影臺雲光殿鳴鸞殿開襟閣臨池觀不在簿籍皆繁華窈窕之所棲宿焉

積翠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至夜光影常燄然

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爲美名以標奇麗

者梨十紫梨青梨大實芳梨小實大谷梨細葉梨縹葉梨金葉梨王野梨

大守王東王梨出游瀚海梨出瀚海北紫條梨棗六弱枝棗玉門棗青

華棗棗棗赤心棗西王棗出風栗三候栗瑰栗嶧陽栗出四櫻桃

桃九秦桃榭桃細核桃金城桃綺葉桃霜桃可食胡桃出四

含桃李十五紫李綠李朱李黃李青綺李青房李同心李車下李

含枝李金枝李顏淵李出羌李燕李蠻李侯李柰三白柰紫柰花

色綠柰花查三蠻查羌查猴查棗三青棗赤葉棗烏棗棠四赤

棠白棠青棠沙棠梅六朱梅紫華梅同心梅麗枝梅燕梅猴梅杏

二文杏文材石蓬萊杏東郭都尉于吉所獻一枝花桐三椅桐梧桐荆桐林

檣十株枇杷十株橙十株安石紫榴十株白銀樹十株黃銀樹十

株槐六百四十株千年長生樹十株萬年長生樹十株扶老木十株守宮槐十株金明樹二十株搖風樹十株鳴風樹十株琉璃樹七株池籬樹十株楔四株楓四株栝十株余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餘種隣人石瓊就予求借一觀皆遺弃今以所記憶列于篇右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慚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桌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表天下于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渙然如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攬人物

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焉

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爲天下第一人或譏其廢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予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時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元理常從其友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囷米忘其石數子爲記之元理以食七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轉

曰西囷六百七十九石八斗後出米西囷六百七十九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囷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之廣漢以米數詰之元理以手擊床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剝面皮矣廣漢爲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筭曰諸蔗二十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雞將五萬雛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果赫肴菽悉如其所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饋之偏邪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豕一頭廚中荔枝一梓皆可爲設廣漢再拜謝罪自入設之盡日爲歡其後傳南季季傳項瑄瑄傳子陸皆得其分數面失其玄妙焉

南唐近事 二卷

宋鄭文寶

乘鶴冲舉 廬山九仙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啗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于冲舉魏王之鎮潯陽也郡

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憇于道野廻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仙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不勝其載毛傷背折血洒庭除抑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其狀訴于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之爲絕句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定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杜業妻悍妬 兵部尙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足機會兵賦民籍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妬悍尤甚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常命元皇后召至內庭誠之曰業位望已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邪張垂涕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始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駑馬未竭爾而又早衰多病縱之恐貽患將誤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嘆以銀盆綵段賞之

又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之客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妒悍

親執庖爨不置妾媵齊丘選面首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事三婢若舅姑禮人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笑而許之

譏嘲 李堯廣陵布衣常以喉舌捭闔爲己任宋齊丘罷鎮江西堯裹足來謁齊丘問客素習何業堯曰修相業于今十年矣宋曰君修相福乎堯不能答他日復求見宋屬子卒左右不復通知乃題一絕而去詞曰中興唐祚滅強胡總是先生設遠謨今日喪難猶解哭讓皇宮眷合何如

使酒 朱業爲宣州刺史好酒凌人性復威厲飲後恣意斬決無復見者惟其妻鍾氏能制之奉幃一呼懾栗而止張易令通倖之職至府數日業爲啟宴酒舉未及三爵易乘宿醒擲觥排席詬讓蜂起業怡聲屏幃之間謂左右曰張公使酒未可當也命扶易而出此後府公無復使酒焉

好物不在多 元宗曲燕保和堂命從官賦詩學士朱鞏詩成獨
晚泊衆製皆就鞏已醉矣唯進一聯上疑其構思大久復不終篇
鞏再拜致謝曰好物不在多左右掩口而笑自是金陵士庶遺餉
不豐好者皆以朱公爲口實

掠地皮 魏王知訓爲宣州帥苛政斂下百姓苦之因入覲侍宴
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胡人若鬼狀傍一人問曰何爲者綠衣人對
曰吾宣州土地神王入覲和地皮掠來因至于此

捋鬚錢 張崇帥廬州好爲不法士庶苦之嘗入覲江都廬人幸
其改任皆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來計口徵渠伊錢明年再
入覲盛有罷府之議不敢指實道路相見皆捋鬚爲慶崇歸又徵
捋鬚錢嘗爲伶人所戲一伶假爲人死有譴當作水族者陰府判
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獩崇大慚

夢讖 後主篡位之初嘗夢一羊升武德殿御床意甚惡之及金

陵之陷補闕楊克讓首知府事盛衰之理其明徵歟

述異記 三卷

梁任

昉

字彦升新安太守

盤古氏 昔盤古氏之死也頭爲四岳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艸木秦漢間俗說盤古氏頭爲東岳左臂爲南岳右臂爲北岳足爲西岳腹爲中岳先儒說盤古氏泣爲江湖吁爲風聲爲雷目瞳爲電古說盤古氏喜爲晴怒爲陰吳楚間說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今南海有盤古氏墓周三百餘里俗云後人追葬盤古之魂也桂林有盤古廟今南海有盤古國今人皆以盤古爲姓昉按盤古氏天地禹物之祖也然則生萬物始于盤古

鬼母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產天下鬼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鱗目蛟眉鱗是蛇目鱗蛟眉連生

防風氏 今吳越間防風廟土木作其形龍首牛耳連眉一目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禹國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長三丈其頭專

車今南中民有姓防風氏卽其後也皆長吳越俗祭防風神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吹之如嗥三人被髮而舞

蚩尤 軒轅之初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鐵石軒轅誅之于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霧涿鹿今在冀州體如銅鐵者卽蚩尤之骨也今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氏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鬪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戴牛角而相觝漢造角觝戲蓋其遺製也

黃能 堯使鮪治洪水不勝其任遂誅鮪于禹山化爲黃能反說來入于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肉黃能卽黃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昉按今江淮中有獸名熊龍蛇之精至冬化爲雉而春復爲蛇今吳中不食雉毒故也

蛟布 揚州有蛇市市人鬻珠玉而雜貨蛟布蛟人則泉仙也又

名泉客

珊瑚婦人 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命植于殿前謂之女珊瑚一旦柯葉盡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爲漢室將亡之徵也

龍川 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處島中有艸名龍芻但馬食之日千里古語云一秣龍芻化爲龍駒

蛟妾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可近俄而復爲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名爲蛟妾告桀吉凶

泰山泣 桀時泰山之山石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泰山山石遠望之若人泣蓋是也

相思木 昔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以民從征戍秦不返妻思而卒旣葬冢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謂之相思木今秦趙間有相思艸狀似石竹而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艸又名愁歸亦名霜艸人呼寮莎蓋相思之流也

虎生角 漢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蛻而生角

閩閩墓 閩閩墓中石銘云吳王之夜室也嗚呼乎吾君王棄吾之邦遷于重岡之陽吾王之邦

酸柿甜梅 番禺有酸柿甜梅李尤果賦生物之偏梅甜柿酸

鏡湖 鏡湖俗傳軒轅氏鑄鏡于湖邊今軒轅磨鏡石石上常潔不生蔓艸

盧府君墓 盧府君墓在館陶縣南二十里不知何代銘曰盧府君歸真之室也

虎丘 吳王闔閭葬于吳縣三月有白虎居其上號曰虎丘

犬歌 吳太皇時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明年當柰何休逐其犬明年休家人並死

洛中記異錄

宋秦再思

號南陽叟

夢徵 唐高祖神堯皇帝將舉義師西入長安忽夜夢身死墜于

牀下爲羣蛆所食及覺甚惡之乃詣智滿禪師而密話之滿卽賀曰公得天下矣大驚謂滿曰何謂也滿曰身死是斃也墜于床是下也羣蛆所食者是億兆之趨附也人臣不敢直指天子故曰陛下是至尊之象也甚吉又曰貧道爲沙彌日嘗攻易今敢爲公占之及卦成曰得乾飛龍在天又帝王之徵也時太宗侍帝之側滿又曰公子大人極吉又語帝曰此公子福無量何憂天下乎帝與太宗俱大悅帝至霍邑又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帝問是何軍伍對曰是公身中之神也若無此何以威制天下言訖並飛入帝身帝覺召太宗言之復曰吾事濟矣太宗拜于前連呼萬歲者數四帝復大悅其後果卽位乃命復營其寺賜額爲興義寺以太原帝舊田宅業產並賜之永充常住今之寺內見有圓夢堂及塑師與帝並在

邢公扼 李密歸國封邢國公後至桃林渡叛上遣兵征之至陸

渾乃斬于邢公山下先是山之側有亂石縱橫頗妨行李時人謂之邢公扼密果死于此

唐朱里 高祖崩太宗詔營獻陵在京兆府三原縣唐朱里及朱氏篡立即唐朱之驗矣後莊宗中興乃知里者李也是再造之徵搜朱 後主于宮中作珠簾乃勅京師市珠內外之家收索將盡計無可得者後于相國寺僧中收之猶有隱之者爲隣僧所告繫于陞牢逐院而搜之僧寺晝閉有人于寺中請僧齋閣者曰敕家正搜珠急孰敢入者至來年莊宗入汴盡滅朱氏後遠近搜之寺僧曰今日是端的搜朱也

金龜堂 朱梁許州節度使溫韜于衙城壕內得一小龜金色偏身綠毛石函而進之後主敕于苑內鑿池養之又構屋宏敞號金龜堂者是歸我也

兔上金床 蜀王建屬兔于天祐四年丁卯歲僭卽帝位乃以兔

子上金床之讖遂以金飾所坐復謂左右曰朕承唐以金德王踞此床天下孰敢不賓者乎聞者皆嗤之先是甲子歌至清泰三年丙申歲云數在五樓前又云但看八九月胡虜亂中原後大軍于太原南五樓村前大戰至九月晉帝勾契丹至于城下王師敗績至十一月戎王遣蕃軍送晉祖入洛陽卽胡虜亂中原之應也替元首 廣順末京師訛言有人還魂見冥間要數萬丫髻小兒繇是無問貴賤之家小兒有髻子者皆剃之讖曰小兒剃元首者新君之兆也未幾世宗嗣位卽替元首也

宋州官家 先是周末忽有一人衣粗布衣裹青巾艸屨而已于

中書省政事堂內箕踞而坐羣吏見之咸大驚叱之何人也答云

官家教我來吏曰官家在甚處復答曰在宋州尋白于諸相咸曰

此狂人爾不須奏恐累諸門守衛者事非細乃寢因令逐之出外

今上移鎮商丘少主禪位上開國爲大宋宋州官家是天命已眈

之也

宋之祀饗 帝饗有四妃一生帝摯一生帝堯一生殷之先一生周之先殷之後封于宋卽商丘今上于前朝作鎮睢陽洎開國乃號大宋先是王考諱弘殷至是始驗弘者大之端也殷者宋之本也皇慶中于皇運今建都在大火之下宋爲火正又國家承周火德王按天文心星是帝王實宋分野今高陽氏陵廟在宋城三十里卽天地陰陽人事際會亦自古罕有

召主收贖 孟昶末年忽命收官質庫家令大署庫前云奉敕限一月召主收贖未久王師西征及蜀平時人始悟召主收贖之義召者趙也贖者蜀也孟昶卽宋之臣也卽知天命王家之平盪暴亂固有自矣

孟入 同光乙酉歲王師平蜀莊宗詔太原節度使孟知祥入川鎮成都先是蜀人打毬或一棒便入湖子者爲猛入音訛爲孟入

得蔭一籌其後孟盡得兩蜀之地乃僭大號泊子昶降乃知蔭一籌者果一子也

桃符語讖 孟蜀于宮城附近側置一策勳府時昶之子喆嘗居之昶以歲末自書桃符云天降餘慶聖祚長春喆拜受致于寢門之左右及蜀平詔參政呂餘慶權知府以內外曹署俱不便于公私至策勳府公曰此處甚便欣然下馬至寢門公忽覩桃符字乃曰吾不得不至于此遂遷而居之乃知天降是國家之命呂公入蜀也聖祚長春又是主上聖節之號則皇運未可涯也

碧落碑 絳州碧落觀有天尊石像光焰灼高丈餘上有文云神仙所篆莫之測也先君云唐龍翔中刺史李謩爲母氏太妃追薦所造也有老黃冠曰李使君卽高大太帝之子也其文未刻之前忽有二道士謁李使君欲篆刻其文我二人卽天下之名篆也請爲使君成乃于懷中出一軸朱書陰符經殆非人功也使君尤異

之復約殿內四面封閉不得令人窺視只我二人在中候三日卽畢矣使君從之但見二道士挈一小囊入入自闔其門餘無所觀至三日使君命開之只見白鶴一雙自門飛出及視文篆已畢餘有一及字但有一畫不成而去使君與道士衆悲喜益神之後李陽冰于此學篆凡二十日終不得妙捨之而去至今爲天下之絕矣

讀書愚見 二卷

宋鄭震 字叔起
山人

有田可以養氣 古今之士無立錫無蓋瓦者甚衆飢寒亂心有能安于恬素者亦是天分學力過人處學子與士大夫得做好人須是有以養其外以外養護內養夾持得秉彝住便是聖賢地位三代時人人有田真是內養底本領孟子曰無恒產者無恒心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爲能正慮爲士者無田失其恒心也蘇秦曰使我有洛陽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印乃是說無田至此孔明告

蜀先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亦是說有田可以自給蘇老泉亦云洵有山田二頃非兇歲可以無飢有田者真可以養氣可以立身世有田而喪氣殺身者此又不足道矣若無田而乏衣食行古之道如孟東野輩韓文公烏得不重拳拳

材質之辨 豫章生在衆木中至七年而後枝榦始別稗麥生在麥田中其形似麥更無分別及至穰生方知非麥要之人物材質之良與不良須待久而後見

作文之法 文章本無說風行水上繁星麗天第一說也回旋曲折開合收縱千變萬化俱要自然與天地萬物相似六經上文章法度極多今姑以詩三百篇一兩字言之便見與天地萬物相似處黍離之詩其一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其二曰彼黍離離彼稷之穗其三曰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自苗而穗自穗而實誦此詩者

一黍之生毓成熟可見矣庭燎之詩其一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其二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其三曰夜如何其夜鄉晨誦此詩者一夜之漏刻疾徐可聞矣由淺而深作文最妙若夫感動之情箴規之意與文章法度節奏一步進一步多少涵蓄讀之令人神悚如桃夭之詩句法又變其一曰灼灼其華其二曰有實其實其三曰其葉萋萋字眼上皆有造化作詩者尤不可不知

論人君 開基人君乾卦似之中興人君復卦似之然其覆露蒼生同一造化也

孔孟兵法 伊呂之後孔孟最善用兵者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八箇字孟子十二箇字見得極是光明孫武吳起談兵法累千萬言大段是暗昧主客 予嘗謂主客之間有數等人其上則師其客其次則友其客又其次則客其客又次則主與客胥失矣及秦少游論袁紹之

亡其言曰其亡不在于官渡之敗而在于殺田豐且曰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彊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者亡偉哉之論也
古人有失一士之憂何秦坑焚之不思耶

動靜 靜中所得最多動時所損不少惟能以道爲動靜者俱得之矣

佛 佛自周孝王元年佛入涅槃是時佛已示無生果法第以王化未熄佛法未敢彰露自漢以來與徼外諸國通佛法至中國遂大昌熾若以南史傳海南諸國攷之其莊嚴金碧正如今佛事去處吳時中郎康泰從事朱應嘗使于桑國泰應謂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師子國乃天竺旁國也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往來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題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怪事大率如此今中國之人往往奉佛欲死超生西方極樂世界但未曾攷究不知其竟耳佛書言語有可取俗

人却不知之豈知中土卽佛土耶所謂佛國者人多鬼怪既是藝
露又無衣冠止有鬼神及龍居之有何可樂締思所以爲佛國者
必其人無機械心故也

字義 字亦有義天子耕用亥日蓋亥之地直上是天倉星又以
建辰月祭靈星以求農耕靈星是天田星在于辰位故農字從辰
陳后山云金陵人喜解字以同田爲富分貝爲貧

作記之法 作記之法禹貢是祖自是而下漢官儀載馬第伯封
禪儀記爲第一其體勢雄渾雅壯碎語如畫不可及也其次柳子
厚山水記法度似出于封禪儀中雖能曲折回旋作碎語文字止
于清峻峭刻其體便覺卑薄

幽閒鼓吹 一卷

唐張固 清河人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時爲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呈
焉解帶旋讀之首篇燕門太守行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

金鱗開却授帶命邀之

潘炎侍郎德宗時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氏晏相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相見乃遣闈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匹縑帛危其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子孟陽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徧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旣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座慘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裴寬尙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極弊因命屈之與語大奇之遂謂之曰以君才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舡錢帛奴婢贖之客亦不讓所惠語訖上舡奴婢偃蹇者鞭撻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也

改名 漢獻帝禪位之歲改元延康蜀後主亡國之歲改元炎興
愍帝失位之歲改建業郡宣和間朝廷謂端明殿非本朝殿改官
制曰延康殿學士靖康二年今上卽位法東漢中興建武之號改
曰建炎己酉歲駐蹕江寧府以江寧昔號建康與藩邸王封符合
今上蓋改名建康府三名者皆出一時所見而不知乃前代季末之
封康王稱也故識者憂之

平江府州署之南名吳會反外坊按漢蔡邕傳亡命江海遠跡吳
會注引會稽高遷亭竹椽爲笛事又諸葛亮說荊州形勢曰東連
吳會王羲之爲會稽內史時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石崇論伐
吳之功曰吳會僭逆指孫氏則吳會當是吳郡與會稽猶言吳越
也蓋不獨謂姑蘇今坊名吳會未知何據然而前漢吳王濞傳云
患吳人輕悍卽無會也

溫州作蠲紙潔白緊滑大略類高麗紙東南出紙處最多此當爲一焉自餘皆出其下然所作至少政和以來方入貢權貴求索浸廣而紙戶力已不能勝矣吳越錢氏時供此紙者蠲其賦役故號蠲紙云

治平中禁中修寧殿築基址殿心數尺地隨築隨陷復增土實之更反窳咸怪訝之乃穴所陷處深丈許得一石有八大字皆天書不可曉時御書院有能解者辨釋云歲在申酉汴都不守也時諱其事立棄毀之其後屢更申酉皆無他靖康乙巳丙午金人再犯闕丁未四月二帝北狩今上卽位于南京已而駐蹕維揚命宗澤留守東京增修守備澤死杜充代之皆能以危爲安京城賴以保全至己酉春金人牧馬淮甸大驚南渡赴行在而東京遂不復守矣天書至乃其目擊也每遇申酉歲輒註之曰今年亦無他自治平至建炎九年經六申酉子中死又三遇申酉前此經而不驗者

豈非人事勝之乎故曰天亦因人

予嘗評花品以爲梅有林下之風杏有閨門之態桃如倚門市娼李如東門貧女

予嘗謂近世鉅公歐文忠似韓退之司馬文正似蘧伯玉荆公似王夷甫蘇東坡似司馬遷夫人而能言之然其所以似之者人或不能知也

葆光錄

三卷

五代吳越陳□□

號顯明子

葆光者注之而不滿酌之而不竭也

李建州類與方處士干爲吟友頻有題四皓廟詩自言奇絕云東西南北人高跡此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警不爲臣獨有千年後青青廟木春示干干笑而言善則善矣然內有二字未穩作字太麓而難換爲字甚不當干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請改作稱字頻遂拜爲一字之師

貞明中有漁者于太湖上見一舡子光采射人內有道士三人飲酒各長鬚眉目生于額上見漁者俱舉袖掩面其舟無人撐隨風行甚疾望洞庭而去

呂知隱于洞庭山穿一松造艸舍而居竇正中徵起鶴斲紗巾見武肅甚奇之善星緯識地理多術數嘗謂人曰夫艸木鬱成處有泉牛每戀臥處可鑿井蚶蛤之屬內有小魚鰕及自死鳥獸口不閉者密瓶造鮓醬搖動者皆不可食又云赤豆湯洗色衣垢楊桃枝去粘研芥子入豆醬不生蟲牛乳去油衣粘問事無不知者

有軍人早出月色朗然見一獨足者橋闌上臥軍人少壯無畏懼乃抱之其鬼卽云放我當有相酬軍人曰何物曰有銀盞一問居止云少間送來軍人遂捨之其妻見一少年叩門云賢郎令將盞歸授其妻而去至晚軍人回將盞示之夫乃說今日之事妻曰神靈物不可駐之今將貨易酒肉祭之夫從其言祭畢夫曰適看此

盡有似家內樣莫非偷我者將來否妻亦疑之往取果失之矣夫妻愕然曰大是俊鬼也

衆說狗不相食者近人道矣匏里有人將其肉飼一犬銜往草間跑地埋之嗚咽久而不去

越中有胡氏性妒忌怒婢妾將熨斗烙其面皮焦爛猶未快意及其病疾徧身瘡痍兼當三伏中臥欲展轉肌膚旋粘床蓆體血晁穢骨露方卒

桐陰舊話

十卷

宋韓元吉

進士

忠憲公將生令公夢人手書一大興字示之知門戶之將起也及命名從人從意而字宗魏蓋取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之義耳年六七歲病甚令公與夫人守視之忽若張口飲藥狀曰有道士牽犬以藥飼我俄汗而愈因畫像以祀按列仙傳韋善俊唐武后朝京兆人長齋奉道法嘗攜黑犬名烏龍今世俗謂爲藥

王云

太保公忠憲曾祖也周國公祖也皆葬靈壽相比獻肅公自太原移帥定武始議改葬既發則二瓦棺並列于穴有泉湛然其下大驚以問鄉老有曰當時開壙見水貧不能易地遂以木架于水上然猶不腐則知未嘗溢涸爾因不敢改而相地者以爲奇第斲石爲柱橫二石梁瓦棺仍之不別爲槨也增築其封岐冢首於上淇水李公邦直爲墓表孫康簡公曼叔書之亦買田靈壽以贍同族之貧者

忠憲公少年貧時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學字晚卽滌去遇烈日及小雨張數繖自蔽率以爲常

公與李康靖公同行應舉有一氈同寢臥至別割氈爲二分之其後浸貴以長女嫁康靖公子邯鄲公而第七解州府君娶康靖公女子孫數世婚姻不絕

李康靖公爲汝州守趙公門客

不知名本傳曰依所說趙况其是乎

忠憲公亦往見焉趙

公尤敬待忠憲每聞公至書院卽令設肉食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訪及也趙公遂以女許嫁忠憲公既過省趙公遣人送女至京師資從甚鮮華女亦乘馬披繡衫戴帽泊城外旅邸一夕病心痛卒忠憲具素服往哭之後乃爲王文正公婿也

公在蜀旣踰年仁宗欲召爲參知政事宰相有謂當俟秩滿者而更薦所厚善及公受代止以中丞召至則仁宗遂遷公同知樞密院迄拜參政乃知聖眷自有定也然范文正公嘗進百官圖詆呂文靖而力薦公宜相文正出鄱陽敕榜朝堂有妄露薦稱密行離間之語仁宗以喻公公奏曰臣頃歲陛下過聽擢贊樞密未嘗涉朋比結左右也況仲淹非親戚故舊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素無交託進退之際惟陛下所裁仁宗賜詔褒答

舍人諱綜字仲文景祐元年登進士第後以呂文靖公薦入館忠
憲公書戒之曰唯上感君恩次答知己外但服勤職業一心公忠
何慮前程不達切須照管人情周防忌善之言爲切繼遷開封府
推官又戒之曰乍贊浩穰庶事皆須熟思無致小有失錯至于斷
一笞杖稍或不當明則懼于朝章幽則畏于陰鷲二書真跡具在
族人家自餘尙數紙亦與獻肅兄弟者無一筆草書尾但云吾押
付汝而不名

王夫人初未有子夢一僧貌甚古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乎摘五
葉餌之後生舍人及獻肅公職方宮師莊敏公五子皆貴顯嘗誨
之曰汝父有法度爲世所知汝曹或不及之則人必以爲類我也
其善教如此

獻肅公諱絳字子華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
皆三數亦異事也故蘇惠公頌挽詩云三登慶歷三人第四入熙

寧四輔尊蓋公自樞副遷參政改宣撫陝右卽軍中拜昭文相再入史館相也

職方諱繹字仲連從晏元獻公辟爲永興倅有富家子悅倡女柳約爲夫婦而父母強爲之娶乃謀之市卜教以厭蠱期妻必死可取倡則厚酬之旣而妻果病垂死妻之父母聞而告官晏公醇儒不信曰世顧有是耶職方固請鞠之遂得實發地藏木偶人書其妻名氏生時與呪詛之詞晏公大驚乃奏抵法

宮師諱維字持國忠憲公嘗夢巨碑中有宮師姓名而爲金字莫曉所謂然亦意公必貴也故公不出應科舉忠憲公亦不強之曰是兒當自致遠大其後公預元祐黨籍蔡京請徽廟御書羣臣姓名而金填之或爲謂應

莊敏公諱纘字玉汝初求字于歐陽文忠公公以小合幅紙書玉女二字送來莊敏大不樂明日相見猶有愠容文忠公曰出處無

點水也君何怪耶取筆添女字三點相與一笑蓋詩中王用玉女但音作汝也前輩亦雅戲若此

契丹使每歲至中國索食料多不時珍異之物州縣撓動公之使虜入其境稍深則必索猪肉及胃臟之屬從者莫能曉蓋燕北第產羊俗不畜猪驛司馳騎疲于奔命無日不加箠楚所以困之爾既回程與伴送者飲率盡醉然公翊日乘騎如故初不病醒也益取隨行大盃酌勸之伴者不能勝屢至委頓臨別痛飲達旦及敍違馬上幾不能相揖後聞虜中責伴者以失儀沙袋擊之至死

琵琶錄一卷

唐段安節

博學士

琵琶法三才象四時風俗通云琵琶近代樂家作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也四絃象四時也釋名曰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爲名漢遣烏孫公主入蕃念其行遠思慕本朝使知名者馬上奏琵琶有直項曲項者蓋便于關

軸也樂錄云琵琶本出于絃鼗而杜摯以爲秦之末苦于長城之役百姓絃鼓而歌之古曲陌上桑間范曄石苞謝奕孫放孔偉阮咸皆善此樂東晉謝鎮西在大市樓上彈琵琶作大道之曲世說云謝仁祖比在牖下彈琵琶有天際之意又朱生善彈琵琶雖伯牙之妙無以加焉武德中白明遠竺伯夷皆以彈琵琶至大宮貞觀中裴路兒彈琵琶始廢撥用手今所謂搗琵琶是也白秀真自蜀使得琵琶以獻以逆邏檀爲槽其木溫潤如玉光采可鑒金縷虹文蹙之成雙鳳貴妃每奏于梨園音韻淒清飄若雲外開元中梨園有駱供奉賀懷知雷海清其樂器或以石爲槽鷓鴣雞筋作絃用鐵撥彈之安史之亂流落于外有舉子曰白秀才子孫顯達不書其名寓止京師偶值宮娃弟子出在民間白卽納一妓焉跨驢之洛其夜鳳清月朗是麗人忽唱新聲白驚遂不復唱逾年因遊靈武李靈曜尙書廣場設筵白預坐末廣張妓樂至有唱何滿子者四坐傾聽

俱稱絕妙白曰某有伎人聲調殊異于此便召至短髻薄妝態度
閑雅發問曰適唱何曲曰何滿子遂品調舉袂發聲清亮激昂諸
樂不能逐部中有一面琵琶聲韻高下攏撚揭掩節拍無差遂問
曰莫是宮中胡二姊否胡復問曰莫是梨園賂供奉否二人相對
泫瀾欷歔不已

建中中有康崑崙稱第一手始遇長安大旱詔兩市祈雨及至天
門街市人廣較勝負及鬪聲樂街東市則有康崑崙琵琶最工必
謂街西無敵也遂請崑崙登綵樓彈一曲新翻羽調綠要

綠要是也
本白樂工

選上委花曲中錄出要
者乃以爲名候稱爲么

至街西豪侯閱樂東市稍諳之亦于綵樓上出

女郎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是曲兼移于風香調中及下撥聲如雷
其妙絕入神崑崙驚愕乃拜爲師女郎遂更衣出見乃莊嚴寺僧
善本

俗姓

也翌日德宗召入內令教崑崙崙段師奏曰且請令彈一

調及彈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師神人也少年初學

藝時偶于鄰家女巫處授一品絃調後乃屢易數師之藝今段師精識如此玄妙也段師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候忘其本態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盡段師之藝

元和中王芬曹保之子善才其孫曹綱皆精其藝次有裴興奴與曹通時綱善運撥若風雨然不事捏絃興奴則善于摧撚指撥稍軟時人謂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

武帝初朱崖李太尉有樂人廉郊者師于曹綱盡綱之能綱嘗謂其流云教授人多矣未嘗有此性靈子弟也郊嘗詣平原別墅于池上彈蕤賓調忽有一片方鐵躍出有識者謂之蕤賓鐵蓋是指撥精妙律呂相應耳

安節門下有樂吏楊志善能琵琶其姑尤更妙絕本宣徽子弟後出宮于永穆觀中住自惜其藝常畏人聞每至夜深方彈志善懇其教授終不允且曰吾誓死不傳人楊乃賂其觀主求寄宿于觀

竊聽姑彈弄仍以自繫脂皮鞞帶以指畫帶記其節奏遂得一兩曲調明日詣姑彈之姑大驚異楊卽實陳其事姑意方回乃盡傳其能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

中丞當時宮人官也

善胡琴內庫有琵琶二面號大忽

雷小忽雷因爲題頭脫損送在崇仁坊南趙家料理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其中有二趙家最妙時有權相舊吏梁厚本有別墅在昭應縣之西南西臨河渭垂釣之際忽見一物流過長五七尺許上以錦纏之令家童接得就岸乃秘器也及發開視之乃一女郎妝色儼然以羅巾繫其頸遂解其巾伺之口鼻之間尙有餘息卽移入室中養經旬方能言語云我內弟子鄭中丞也昨因忤旨令內人縊殺投內河中錦卽是弟子臨刑相贈耳及如故卽垂泣感謝厚本厚本無妻卽納爲室自言善琵琶其琵琶今在南趙家修理恰值訓注之事人莫有知者厚本因賂其樂器匠購得之至夜

分方敢輕彈後值良辰飲于花下酒酣不覺朗彈數曲是時有黃
門放鶴子過于牆外聽之曰此是鄭中丞琵琶聲也竊窺識之翌
日達上聽上始嘗追悔至是驚喜遣中使宣召問其由來乃捨厚
本罪任從匹偶仍加錫賚焉

咸通中有米和郎

即米榮嘉子
也最善唱歌

田從道後有王連兒連兒名金

說郛卷第二十終